

浪花

21

1967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榮耀印刷出版社

Weng Yeau Publishing & Printing Press

吉隆坡文良港惹蘭安沙拿十號

10, Jalan Angsana, Setapak, K. Lumpur.

Tel:622617 七一六二二六：話電

美觀印刷 歡迎賜顧 單據簿冊 精美日曆 七彩商標 雜誌小說 課本校刊 精印華校 設備式

浪花二週年紀念誌慶

抓文藝 助斗爭

紅雁文藝戰鬥團 敬賀

浪花二週年紀念誌慶

場旨神 立宗蛇 理義鬼 真正牛 穩定誇 站抱斗

全敬賀

者社社平 好具務 愛服林 藝文文 文語越 群顏商 一城工勝 崙保 馬怡砂 金栢 道陽治 八鳴鄭 添基文 金少黃 蕭培生 文德生 金簡雪 羅簡雪

浪花

第廿一期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出版

目 錄

浪花二年檢討之二——文藝爲工農服務問題	編輯部	(2)
讀完你的來信	丁牧	(3)
高舉義旗，聲討醜類	葵花	(4—5)
安南山下水流長	陳捷	(4—5)
紅色的情書	趙凡	(6—8)
談「尊師重道」	映	(8)
瘡	敬文	(9)
文壇老千	林魯	(9)
奸商與文棍	清風	(9)
一個女膠工的日記	夢影	(10—11)
從「臃腫」和「癡肥」談起	彭英	(12)
現代派作家的創作沒有目的嗎	魯素	(13)
消夜	乙卒	(14—15)
我的話	唐林	(16)
孟沙唱的「青春黑歌」	渾金	(17)
文章登廣告	朱揚	(18)
變質的英雄和奴才的咀臉	哨兵	(18)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橡夫	(19)
飛向大漢山	一民	(20—23)
拙劣的絕招	白北	(23)
讀者來信		(24)



出版者：浪花出版社

Penerbitan Lang Wah

1A/28, Jalan Cheras, Batu 4, Kuala Lumpur.

編輯者：浪花編輯部

49-B, Jalan Berangan, Kuala Lumpur.

承印者：吉隆坡堅申印務公司

(馬來亞聯合邦政府批准証字 KDN 2575)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文藝為工農服務問題

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和一個如何服務的問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或這兩個問題解決得不恰當，就會使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工作不協調，就使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碰到一連串的問題。

首先，文藝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呢？

歷史已經肯定，我們的文藝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的，為工農而創作，為工農所利用的。

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着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

我們的文藝為工農服務的基礎，必須建築在：抓住工農的實際生活底核心，針對他們的願望，傳達出他們心裡的意思，回答他們心裡所要問的問題；文藝工作者必須站在工農的見地上從事創作。在這方面，馬華文藝工作者（包括「浪花」月刊的）的表現是大大地不能令人滿意的，檢討其原因，我們發現，這是由於馬華文藝工作者的階級出身和生活實踐所致。

我們知道，目前馬華文藝工作者絕大部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要他們去表現工農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就發生了一個是否了解工農和熟悉工農的問題。一般來說，由於階級出身和生活實踐，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對於工農是不熟不懂的，他們既不熟悉工農的生活，也不懂得工農的語言，因此，他們不寫工農則已，寫成的工農不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却是知識份子」就是「工人講知識份子的話」。

我們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真正為工農服務，首先，他們的思想感情應和工農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作到這一點，一定要深入工農群眾，深入實際鬥爭，虛心向工農群眾學習，在鬥爭中不斷提高。正如一位思想家的教導：「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文學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

我們可以說，看一個文藝工作者是不是進步的一個標準，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願意並且實行和工

農結合的，是進步的，否則就是不進步的，或者是反動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知識份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 and 工農群眾結合，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要和工農群眾打成一片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改造思想就是堅決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樹立新的世界觀，解決新思想和舊思想的矛盾。（關於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我們將在下期提出檢討，請以後參閱之。）

這個思想改造的過程，對於感情脆弱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許多痛苦，許多磨鍊，但是只要大家有決心，這些要求是能夠達到的。

可以肯定，文藝工作者深入工農群眾得越積極，他們的文藝為工農服務的效果則越好。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認為，從這方面來解決文藝為工農服務的問題，只是一種治標之法，對此問題的治本之法應該是由工農群眾奪取文藝控制權，以掌握文藝的命運。

我們認為，在文藝操在知識份子的手中的時候，文藝為工農服務的問題無論如何是無法澈底解決的，只有工農群眾奪取了文藝控制權後，文藝才能真正地有效地為工農服務，為工農所利用。

由此可見，我們的文藝界是很需要工農文藝工作者，工農群眾，應是我們的文藝最熱烈愛好者，又是我們文藝的新生力量，作家的主幹，擴大文藝隊伍的源泉。

為了發展工農文藝，為了使馬華文藝更光輝，全體工農群眾，必須明智地團結起來，拿起筆桿，奪取馬華文藝的控制權，讓工農文藝佔領馬華文藝前線。

然而，我們認識到，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因此，工農群眾在文藝戰線上的奪權鬥爭也是從屬於他們在政治戰線上的奪權鬥爭的，所以，只有在工農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之後，文藝這一鬥爭工具才能真正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

談到最後，我們要說，文藝為工農服務的問題是不可能文藝的範圍內應刃而解的，它從屬於工農的政治鬥爭問題，必須從政治方面去求根本解決。

（下期發表檢討之三——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問題。）

讀完你的來信

丁 牧

讀完你的來信

我的心抽得緊，急促了呼吸——

信上寫着種種樣樣的經歷

像雨點落下大海，數不盡

信里是密密麻麻的黑字

編織着一幅生活的圖景

麵包、肚子、失業和飄流

工作、理想、鬥爭和革命

看啊！朋友、你長期的顛沛流離

就像椰子落在海里

去到那里，就在那里

生根發芽，堅韌地長大

我們祖國就需要這些椰子樹

矗立在大地上

即使日子是多麼困難

一聲吭氣，堅強地活下去

你用一雙挺硬的腳板

踏過了多少個金山溝

你的一雙粗壯的手掌

握過了多了膠刀的柄

多少新建的高樓和平房

混和着你流下的血和汗

多少精緻實用的家具

都是你手中的產品

——可是樓房里住的都不是我們的人民

家具的主人又是那些大肚皮

勞力換來一園子金黃色的黃梨

血汗擠出了一大桶一大桶潔白的膠液

用生命去換取的銀光閃閃的錫米

都讓勾鼻子和大肚皮吞進嘴里去

——得來的麵包只能餓不死

鐵鎖鍊萬萬不能套着我們的脖子！

又是剝削，又是壓迫

還有殖民官僚的假面具

摧淚彈、警棍、紅車和鎮壓隊

都唬不了群眾滿胸膛的滂薄正氣

奔走、爲了親密的戰友

徒步、爲一個合理的要求

生活不是爲自己

你做了一顆龐大機器中的小羅絲

在學習文化的道路上

你永遠迎頭趕上

每當你手上的旗幟飄揚

從來就站在最前的前方

翻越了一座高山又一座高山

迎接了一個巨浪又一個巨浪

你的背后是層疊又層疊的高山

你的面前是一個又一個汹涌澎湃的巨浪

一個理想，一個偉大的方向

你的任務和生活經歷

你的學識和工作幹勁

就是掀起狂濤巨浪的海水中的一個浪花

風里來，雨里去

背着太陽，手抓土塊

你銘刻了一身生活的烙印

就像日子給膠樹留在身上的痕跡

你一身筋骨

是風浪，暴雨，雷電鍛鍊成

生活永遠敬畏你

生活向你把頭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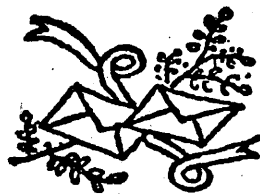
你的標記是堅韌和毅力

你的方向是倒海翻江

你的工作鼓舞着我們每

一個年青人的心

你是春風吹向大地



為「浪花」二週年紀念而寫



「浪花」創刊已經二週年了，今天有機會為它撰寫紀念賀詞，內心感到無比的榮幸。衆所週知，在目前的环境下，要辦好一種刊物，尤其是反映人民心聲的進步文藝刊物，更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工作。因此我們對「浪花」的生存和發展感到十分慶幸。

如所週知，「浪花」打從創刊時開始，一直堅持着「暴露黑暗，歌頌光明」的鮮明立場。在惡劣的環境中，披荆斬棘，以「一抗百」的英雄姿態，矗立在馬華現實主義文壇上。如今它已經英勇走完第一段的曲折道路，而進入第三個年頭。在這裡我們謹祝它，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輝煌的成績。

「浪花」之所以能在風雨中發展，壯大，這和編者，作者，讀者的三結合是永遠分不開的。在今後困難的歲月中，這三者必須更緊密地結合，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本刊的宗旨。一份能反映群眾生活，指導群眾生活的刊物，必然受到廣大群眾的熱愛和支持。所以「浪花」必須永遠保持着進步性和戰鬥性的優良傳統，使它在非常的情況下放出異彩，使它永遠活在人民的心目中。

當前馬華文壇上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鬥爭，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只是開始而已，還不是終結的時候。正如我們說過的，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誰勝，誰負，還要經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才能決定。所以對當前反「歪風」的鬥爭，不能希望經過幾次的大批判就結束了。我們必須時時刻刻提高警惕，嚴防反現實主義思潮佔領我們的陣地。目前他們只是假死的老虎，時機一旦成熟，他們就會借屍還魂，

向我們發動猖狂進攻。為徹底斗垮反動的「現代主義」和「形式主義」，我們一定要發揮魯迅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將他們斗倒，斗垮，斗臭，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基於維護現實主義文藝的發展，我們對「浪花」過去所做所為，不是認為太過火了，而是認為還做得不夠。在當前的馬華文壇的鬥爭中，我們已經對「現代派」，「形式主義」以及「偽現實主義」進行了大批判，大鬥爭。在這鬥爭中，他們這批反人民文人，如鍾某，杜某，郭某等，一個個被揪出來，斗到體無完膚。他們的偽君子面目已經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們的所謂「傑作」已經被當着毒草公開示衆。他們的邪作已經一文不值了。他們喬裝左派的陰謀也完全被揭穿。這是大喜人心的事，讓我們一千個高呼，一萬個高呼斗得好！這一

高

舉

義

旗

鬥爭重重地打中了反動文人的要害，大大地助長了現實主義文藝的威風。

在這場論戰中，雖有一些反動文人被識破了，被揪出來示衆了，可是還有一些隱藏着，而沒有被清算，相信今後他們是逃不過人民雪亮的眼睛。我們知道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所以凡是毒草我們都要進行批判，都要進行鬥爭，決不讓它的流毒，毒害我國青年。今後「浪花」必然負起這光榮的使命，將一切毒害青年的作品從文壇上清除出去。

誰都不能否認，在目前环境下辦好一種進步刊物的困難。然而我們是向困難低頭呢？還是想盡辦法去克服困難？事實告訴我們，只有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才是進步文藝工作者的正確態度。人類的進步也就是從不斷克服困難中成長起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凡是新生的力量都是在困難中成長起來的。所以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當前馬來亞正處在民族民主鬥爭時期，進步力量遭到暫時挫折的情況下，作為反映群眾生活，鼓舞群眾為自身的解放和人類壯麗事業而獻身的真正現實主義文藝，當然處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中。

一般說來困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為客觀的困難，一為主觀的困難。客觀的困難完全是時勢造成的，是人為的困難。我們應該盡量爭取有利的條件

聲

討

醜

類

，把刊物辦的更出色，更好，使它在間隙之間發出異彩。主觀上的困難以編者的能力和物力為主，還有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學藝術修養。為了使刊物的思想性，藝術性提高，一切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都必須以政治掛帥，掌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銳利武器，不斷進行思想改造。我們必須多多學習文藝創作，學習先進科學，學習社會，就是多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他們的互相關係和個別狀況，他們的面貌和他們的心理。

在現階段的馬華文藝工作者，必須緊密地結合當前的政治鬥爭。所有進步的文藝工作者，都必須

堅定地站在人民一邊，深入群眾。大家必須到火熱的鬥爭中去鍛鍊，必須長期的，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到工農群眾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鬥爭形式，一切自然的文學和藝術，然後才有正確的思想，寫出反映人民心聲的作品。這是偉大導師的教導，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進步的文藝工作者，只有到群眾中去才有出息，因為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學藝術的礦藏，它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離開了這一源泉就要「江郎才盡」，就寫不出好的作品來。所以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永遠不能脫離政治生活。

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文藝觀，無產階級有無產階級的文藝觀。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十八世紀唯心主觀論調，早已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今天儘管還有些人不承認文學藝術有階級性，然而稍微有頭腦的人都可以看出，他們是在為資產階級辯護。實際上資產階級文藝是為他們自己服務的，目的在鞏固他們的統治，而無產階級的文藝是為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的，目的在喚起群眾，全心全德推翻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是兩條根本不同的文藝路線。

在民族民主的鬥爭中，我們需要一批文藝戰綫上的軍隊忠誠地為人民服務。鬥爭才能取得勝利。任何一個階級要想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做意識形態上的準備，進步階級是這樣，反動階級也是這樣。所以文學藝術永遠不可能脫離政治鬥爭。

當前馬華文藝的鬥爭，歸根結底是一場思想鬥爭，我們必須把這場觸及人類靈魂的鬥爭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讓我們繼續高舉現實主義的文藝旗幟，痛打落水狗。使正確的文藝思想永遠處在領導和主流的地位，使一切反動文藝思想徹底破產。

· 葵 花 ·

安南山下水流長

— 陳 捷 —

安南山下水流長，
英雄兒女斗志強。
傲骨堅軀凌雲志，
東京灣頭迎太陽。

越南兒女多睿智，
巧布陣地陷鼠狼。
就地取材尖竹樁，
戟穿敵偽爛肚腸。

遊擊戰術最奇妙，

寂林深山亦戰場。
化整為零零變整，
神出鬼入賊胆喪。

戰鬥村莊迷魂陣，
鬼子闖入嫌命長。
一聲長嘯風雷走，
活捉美軍祭閻王。

誰言婦孺多軟弱，
孩童揹起來福槍。

婦女前綫立奇功，
懷抱幼嬰放哨忙。

朗健英雄謝氏嬌，
三次徒手奪哨站。
隱身荷池好蕾姐，
擊落敵機衛北方。

安南山邊多秀竹，
精忠烈士不勝算。
橋頭事敗身陷敵，
槍尖底下猶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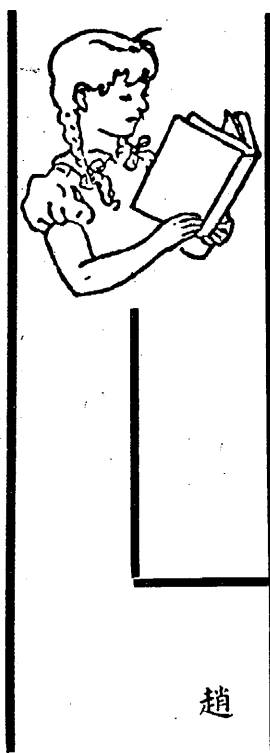
古有荊軻為王死，
今有文追為民亡。
荊軻何比武追烈，

青史留名四海揚。

忠魂義骨英雄胆，
淋淋鮮血路上淌。
解放原本無捷徑，
刀鋒開路破曙光。

湄公紅河浪打浪，
解放南方衛北方。
千里河山風雲湧，
凱歌雷動美帝亡！





紅色的情書

趙凡

爲了工作，爲了生活，我得暫時離開你而到遠地去。這，在情感上來說，不免會產生離愁。但，我總覺得，祇要我們的思想始終一致，並能堅強地面對現實，那末，我們是能夠抑制這感傷的油然而生，從而也意識到：在生活的道路上，我們是走在一起的。這樣，我相信，我們彼此間的生活和思想都將更積極，向上，有光彩。

我們從相識到相愛，從相愛到結婚，彼此都沒有寫過所謂「情書」這雅緻的玩意兒。然而，現在我得寫了，如果這也算是「情書」的話。你看到這里，或者會覺得難爲情：怎麼，孩子都長大了，才來這一套，不教年青的小伙子們笑脫牙才怪！哦，不見得，我們的「情書」雖然出現得遲一點，我們距離「打得火熱」的日子雖然已有一段時間，但情和愛並不應當就此離開我們，如果我們不是走着「結婚——戀愛的墳墓」的路子的話。並且，我還覺得，我們的情愛不但不應倒退而消失，也不應該停留在一點上，而是應該隨着時間的前進而得到發展、擴大、加深、鞏固。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愛情發展到更高的一個階段——在戰鬥的人生的道路上並肩作戰，互相鼓舞，這才符合我們的初衷和理想。

在這封信里，當然免不了要流露出彼此間的情感，但主要的是在總結和檢討生活。請你特別注意這一點：是檢查生活，而不是回顧，留戀過去的日子。我們要檢查生活，爲的是要更好的，正確的對待生活。我們不依依不捨的懷戀過去，我們才能夠用戰鬥的精神來面對現在，迎接將來。

在這里，我不想談太細節的東西，而祇想談比較突出的，原則性的問題。具體的說，是要認真的

檢查一下，在我們的生活中有沒有做到：思想領先，政治掛帥。

我們是在團體里一起學習，一起工作的。這是個建立友誼，正視生活，認識社會的好場所，是「近朱者赤」的好地方。許多人在這里從沒有知識變爲有知識，從害怕鬥爭變爲敢于鬥爭，善于鬥爭……總之，祇要你有勇氣踏進這地方，祇要你勇于把自己溶化在集體里，那末，你將成爲一個切實有用的人。這並不是虛言，遠的不說，就在這幾年里，在我們的眼前（包括我們自己），不是出現許多起先連社會主義這個名稱都念不上口，而今天不但已懂得它的意義，而且還透澈地了解了階級社會的本質，明白了世界的總趨勢，社會主義步向全世界的勝利，帝國主義行將全面的崩潰。並且，在鬥爭實踐中，軍警、摧淚彈、流血、監牢等等，在大家的眼里已不是什麼可怕的东西了；兩條腿的狗，週身染滿越南兄弟的血迹的約翰遜，披着反動政權的假髮的「法官」，以及一切反動派，統統都不在大家的眼里，大家誓言要把這一切斗倒，斗臭。因此，在鬥爭中，在學習中，大家高度地發揚了階級友愛。這樣的事，正在擴大，正在發展。當然，並不是說，所有的人一到這樣的場所，就一定能夠成爲一個切實有用的人，這還要看他有沒有具備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敢不敢剷除自己靈魂深處的私心雜念。

在集體生活里，我們看到了許多好人好事，大家正在學習着這一切。我們也發覺到歪風和壞事，大家正給予嚴格的批判和整肅。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建立起友誼，並得到發展。

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一般來說，女孩子要爭取出來在團體里參加活動的條件會比較差的，遇到的困難也會比較多方面。就以你來說吧，你雖然經過一番爭取後才能到團體里來學習和參加工作，但不到三年多的時間，問題也就來了。你主動的，用一種急切的，有所盼望的態度向我談了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婚姻問題。從你幾次的透露中，我也意識到，這已是一個火燒眉睫的問題，是需要用理智和果斷的態度來處理的。在你還沒有到團體里來活動之前，你的母親就已向你提過這問題了，至到你迫切的向我透露後，除了媒婆的「介紹」不說外，她前後就向你提過五個「對象」，而那時就是要你有所抉擇的時候了。

說實在的，我本來未曾考慮過婚姻問題，這主要是我的環境委實太壞了些。然而，從你的情況，從你對我透露問題的態度上，以及伙伴們的暗示中，我也意識到這問題不僅是發生在你身上，也涉及到我來了。這樣，我雖然明白自己在這方面有許多難題，也得要認真考慮考慮了。

我怎樣考慮我們之間的問題呢？首先，也是首要的，我是從你的本質上，你在集體生活中的學習與工作表現上着眼的。這切實是重要的，大家之所以要匯集在全一個地方，並不是爲了蹦蹦跳跳和湊湊熱鬧，而是爲了學習更好的鬥爭，爲了人民群眾的美好遠景才走到一處來的。因此，如果在鬥爭的道路上多了一個親密的戰友，多了一個思想一致、志趣相投的伴侶，那當然是件好事。在我們慎重地

檢查后，我們發覺到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是有條件發展下去的。

這一問題解決后，經濟問題以及其他的問題都成為次要的了。當然，這些也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全時，我們在交談的過程中也特別弄清了這問題：全情與愛情，正如友情與愛情是兩件不全的事情——你不僅僅是因為我窮而全情我，而喜歡我；我也不僅僅是因為你的遭遇而全情你，而喜歡你。這里，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我們「打」的過程中，我曾經天真的向你提了一個問題：如果我被反動政權逮捕了，你將怎麼辦？你說，你一定等我！我們當時是多麼的互相感動，因為這到底是「知心話」呀！然而，過後我覺得太自私了。如果有那樣的事情發生，我原本應該鼓勵你跟大家站在一起，繼續進行戰鬥！而不應該要你「停」在那兒等我呀！這無疑是思想毛病。

愛情是需要受考驗的。由于你、我的情況，已經意味着我們需要克服困難和努力爭取才能成功的發展下去。當你母親知道了我的情况后，便即刻向我咆轟了。你母親是個頭腦存有封建遺毒，勢利眼的婦女，她的反對是意料中的事。這還不夠，她在你的面前和背地里還多次的侮辱我們。這一切對我們來說，切實是個很大的打擊，但我始終沒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來看待——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才是我們最大的，最重要的敵人！

事情是急轉直下的。不久，你離開了家庭，到一間工廠做工。你和工友們寄宿在一起，生活在一起，這對你是個很好的考驗和鍛鍊。然而，幾乎是全一個時候，我的問題也來了，我得向組織辭職。這是件痛苦的事。你也明白，我的辭職不是為了我們之間的事，而是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性問題——「國民服役登記」。那些硬說自己是「多數」的人在實踐着由他們提出的一個違反原則的「有原則登記」的口號，迫得我們祇好暫時離開原有的組織崗位。我們堅信：真理總要得到勝利的！

你到工廠不多久，工友們便展開鬥爭了。廠里的老闆像其他的資本家一樣，是個面目猙獰的吸血鬼；他用低微的薪金叫你們去做男人的工作，而且，每天要工作十多個小時。因此，被機器軋傷、暈倒、病倒是工友們常有的事。這方面，惡毒的老闆不但沒有補貼工友們，連工友們的超時和假日的工薪都不發還。這些傢伙，真是貪得無厭；他們明吃還不夠，且要暗吞！但是，他們的這一切剝削與逼害的行徑却往往是「合法」的——這就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社會的本質。

工友們在鬥爭實踐中充分地體現了階級感情，高度地發揚了互助，友愛精神。在這場鬥爭中，工友們在政治上，在思想上也都得到很好的教育。

我在上面談了那些事實，目的不在強調我們過去所經歷的是如何的困難，而是在檢查我們的發展是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上。是在分析我們有沒有被「難」字嚇倒，有沒有做到「敢」字當頭。

這樣看來，我們不但有發展條件，而且有了發展的良好基礎。你說是嗎？

好了，於是我們結婚了。於是我們有了孩子。

這是我們又一次的考驗。

這孩子帶給我們不少的慰藉。他快到兩歲了。他雖然還不會說話，但他在哭的時候，你指着高爾基的畫像，問他高爾基怎樣說？他就嘟着小嘴，擺着手兒，搖搖他的小腦袋，哦哦哦地說，表示他不哭了。多令人疼愛啊！我在看報時，他每每都要來參與一份，而且懂得指出畫頁上舵手和統帥的相片和畫像。他也能夠辨認出敢于鬥爭的工人的遊行隊伍的照片，並且手持小紅旗搖擺着，嘴里哦哦的邊嚷邊走，表示遊行示威了……這一切，在我們的生活中增加了不少的歡笑。

然而，新的問題也隨着我們有了家庭后而告產生。

有個事實我是明白的，那是我們有了孩子后，我們的責任也就加重了，你的家務也因而比較繁忙起來。

我也發覺到，你的生活內容和規律也有所改變了。

首先，你改變了以往和大家在一起時的精神面貌。你很少關心鬥爭的事，對時事不聞不問（雖然我曾經對你說，我們要用批判的眼光去閱讀報紙，這當然不等於說，我們不必注意時事了），也不收聽遠方紅色電台的廣播。好的雜誌和書本，你也懶得去翻一翻，更不必說認真地學習。伙伴們來了，你祇顧談家務，談女孩子的事，話題很少突出政治。你沒有好好的利用你的時間去思考一些重大的問題和積極的去做些比較有意義的事。對於這些，我曾設法要和你共全進行討論與學習，但你似乎提不起勁來。在你干完家務后，你不是和鄰居的婦女們毫無目的的談家長，話家短，便是睡覺，要不然就沒有選擇的去看一部什麼「烟也濛濛，雨也濛濛」之類的影片。你說這是消遣，我却不以為然，我從來不把看電影的事當着所謂消遣的玩意，我認為這也是思想教育的一部份。此時此地，充斥所有電影戲院的片子，可以說都是「黃黃黃」、「灰灰灰」之類的黑貨。這些貨色是被反動派用來荼毒人們的思想，剝弱人們的意志，企圖從而達到可恥的陰謀。我們不但對它要加倍警惕，而且還要把它批倒，批臭。

你說，全我們一道活動的成員，他們婚后雖然沒有參與工作和學習，但仍然支持大家，而且，一般的人也不會批評他們不好。由此你也會暗示我最好不要太積極參與組織，以免有什麼遭遇而拖累了家……關於這些，在這里我也有必要跟你談一談。

今天，我們各個人都或多或少的染有不良的思想意識，但却偏偏要互相包庇，不敢進行徹底的批判，唯恐損害到對方的「自尊心」，這樣，也就無法看出事情的大是大非。

我們看到不少嘴巴硬，骨頭軟的人；也看到了表面支持支持，暗地里却放陰風，射冷箭的人。我們看到許多人，一跑進組織里來就死抱着錯誤的思想，或者是鬥爭到中途便改變初衷。這一切的人，他們如果不徹底的改造自己，就很可能墮落到不堪設想的地步。當然，如果我們本身犯有上述或類似的錯誤，我們也是包括在內的。這是需要嚴加警惕和檢查的。

我記得有個反動頭子講過這樣的話：『青年人，祇要他有個「心上人」，祇要他有輛「士古打」，那末，他就不會再要革命了。』這當然是一句莫大侮辱的話。但是，我們的隊伍存有這種人却是事實。要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徹底批判這種人是完全必要的。

我們的隊伍里也出現不少的敗類，他們經不起糖衣砲彈的考驗，必然從狗洞里鑽出來亂咬狂吠，或者偷偷摸摸地跑去當反動派的掉下狗。相信你是個不願看到我們所認識的人有這種情形吧。然而，我還得向你指出，這些品質發酸，出賣人民利益，埋葬自己的人，却往往有殉葬品——不是他們的妻子，便是他們的愛人。她們也往往成為幫敵人拉后腳的人。這是她們把自己和家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却又把自己的地位降低到成為男人的附屬品。這種情況的產生，雖然有它的社會根源，但主要是她們沒有徹底的革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所帶來的「命」，沒有革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命。我們明白這社會對婦女的不平等和歧視，但我們有什麼理由這樣的便宜給敵人呢——一個投降了，還得要陪上一個？不！我們決不能讓這種情形再發生。新生的女性是獨立的，是解放了的，不是附屬品，在戰鬥的隊伍里，她們是獨立的一員。伙伴叛變了，就得勇敢的與他們划清界綫；戰友犧牲了，就毅然地拾起他們的旗幟，繼續前進！這已經不僅僅是理論吧了，而是有活生生的例子普遍的存在着。

你雖然說，你希望我今后不要太積極，是因為我們的家境並不好，如果有什麼遭遇，往后的日子就更不堪設想。你並且說，不管我們的處境怎樣壞，你將始終不渝的與我全甘苦，共患難。

我覺得，對於一切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必須正視之，絕不含糊。所謂全甘苦，共患難，它的意義必須是：與人民群眾共脈搏，全呼吸，是發揮階級感情的具體、崇高的表現，我們絕不能因為有了家而把它的意義縮小和歪曲。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應該太過於調強自己的困難，而應該看到更多人的困難，看到人民群眾的要求。你應當還記得清楚，在你爭取到組織里來學習和工作的時候，在你走出家庭，與工友們一道生活，共全鬥爭的時候，那些日子雖然困難重重，但過得多有意思呀！那末，為什麼我們生活在一起后的今天，日子反而過得那麼不開朗呢？沒有別的原因，這是因為我們越來越縮小生活的圈子，越來越縮小生活的意義。

從以上一系列的事實可以發現，我們逐漸在退步。這是在生活實踐中沒有充分做到思想領先，沒有突出政治，離開集體的必然結果。

生活的考驗是多方面的。經得起多次嚴重考驗的人，才是堅強的人。來吧！讓我們把自己放進生活的大烘爐里去熬煉吧。

戰鬥的道路是前赴後繼的。在這條路上，我們或許走慢了些，我們或許少走了幾步，但祇要我們有勇氣，腳踏實地，堅決地走我們應走的路，我們是不會遲到的，伙伴們也一定會為我們而歡呼！

談「尊師重道」

· 映 ·

「尊師重道」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精神。這種傳統值得宣揚，也值得發揚光大。

然而，大凡一件事情，是會隨着時間地點的不同，意義也跟着改變的。古時候認為是真理的事情，現在未必是。就該事物的本身也會隨着時間而起變化的。本來是值得「尊」、值得「重」的，隨着歷史時間的不同也就未必了。

古代對於「師」和「道」是一律尊崇的，那是因為自有當時的社會背景之故。如果原子太空時代的今天，我們對於「師」和「道」也仍一律尊崇的話，不止說明了我們盲目無知，而且還會貽笑於人，有神經病之嫌。

所以今天若要「尊師」和「重道」就必須有所選擇了。因為今天的為人師者有許多是不值得我們尊敬的。這些所謂為人師表者，本身的言行就無一可取的地方，他們根本就沒有資格來為人之師，他們只會強迫學生尊敬他，卻在他們身上找不出一點一滴可為學生尊敬的地方。他們能夠為人師，只是這個特殊社會，特殊環境，特殊階級所給予的。

報章上不是時有桃色新聞嗎？如果看客不會太健忘的話，這些桃色新聞中，有不少是為人師者所搞出來的。像這一類的師表，我們有義務去尊敬他

嗎？

有一位某中學的「師」，課堂上大談搖擺舞，阿哥哥，女人經，甚且叫同學有問題可到某某酒吧找他。這樣一位老師，學生應該尊敬他嗎？

今天，道德敗壞，人格淪陷的「師」比比皆是。這似乎是他們跋扈（足字旁）的時代，並不是因為他們有才學，而是他們有「大人」維護和撐腰。剛剛相反，有才學，認真，勤勞，真正獻身教育的老師，早就被炒一空了，剩下小人，偽君子，無賴橫行。

對這些橫行的無賴，學生有什麼義務去尊敬他們？這些教育界的敗類，又有什麼資格來要人家去尊敬他？

一位正直、勤懇、諄諄善誘的良師，我想學生、家長，社會人士自然會尊敬他，愛護他的，無需他高聲大喊：『我是你們的先
生，你們應該尊敬我！』

反過來，為人師者吃了學生的拳頭、木棒，也不必怨天尤人，叫罵不已，最好自己冷靜的想想，是否罪有應得。



瘡

.....敬文

一位朋友向我訴苦：他腳上生了一個討厭的爛瘡，工作或行動時很不方便，老愛碰着，一經碰着，痛煞難忍。我回答他：「都怪你自己太魯莽」。他說：「那里？沒有生瘡時可不會這樣。」

我於是覺得很奇怪，難道爛瘡之類的死東西，也會專門和人作對不成？再細心一想，其實不然。那恐怕是因為爛瘡本身的特別敏感，偶而輕輕一碰

，就立即感覺到痛。假如是完好的皮膚，是不至於會計較這輕輕的一碰的。

其次倒要怪生瘡者自己的「怕痛」，太過把精神集中於照護瘡處之故，越是怕痛，就越要碰着，就越覺得痛，就越怕被碰。這就是「爛瘡怕碰」的道理了！

我把這道理告訴了那位朋友，他似乎很不高興，說是在借故諷刺他害怕批評。我因此甚至於懷疑他的思想里也真有個爛瘡，被我觸痛了的緣故。

人的思想無論怎麼健全，總難免有些爛瘡，倘若一味怕痛，戰戰兢兢的惟恐被人觸着，那里還敢求醫！那里還能希望其早癒！

文壇上的騙子最善於雙腳踏兩隻船，有的高聲疾呼：「現實主義萬古長青，我們要為被統治者服務。」却又暗地裏替統治者寫御用論文、歌功頌德、大嚷什麼獨立、繁榮、為統治者搖旗吶喊。

有文壇上的騙子拾到了魯迅在中國內戰時期譴責一二名潛伏於革命文學團體的特務的名言：「有些所謂革命作家，其實是破落戶的漂零子弟。」而企圖在人們面前製造出一個橫暴蠻不講理的革命文壇的幻影；說什麼「文人終究不是什麼銅筋鐵骨的戰士」對於「那些思想方法論還停留在二度空間的」應該是「可以殊途同歸」的，不應該對他們加以譴責。

這些惡毒的謊言騙不到堅持無產階級利益的文藝工作者。

進步的文藝工作者根本無法和這些牛鬼蛇神，這批不願把自己鍛鍊成戰士的「文人」，不願徹底改造思想，仍願意停留在「二度空間」的懦怯者「殊途同歸」，必須明確清楚的和他們劃清界綫。我國現實主義文壇也絕不容許他們混淆其間，以圖模

糊人民的視線，必須一個個揪出來，予以無情的批判，誠如魯迅的指示：「要他屈服，不然就消滅他。」

比如慧荻——倘若不是糊塗得可笑，便是不願澈底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邊，他一面以其他筆名在「浪花」抨擊偽裝現實主義的文壇敗類，指責「新詩月報」為反動政權服務，却一面寄稿給「新詩月報」，被鍾祺視其詩作為初期作品，刊在新詩月報第九期播種版上。慧荻必須對群眾清楚澄清此事，嚴格進行自我批判，不能幻想藉雙重身份瞞騙人民，澈底改造這種非無產階級的動搖思想

，投身到熱火朝天的戰鬥隊伍來。

騙——純粹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誰若想在向敵人進軍的無產階級隊伍中搞把戲，耍手段，不肯老老實實做一個無產階級戰士的學生，遲早會被人民的浪潮埋葬。

（下期發表慧荻題為「勇敢地站起來」的自白文章。一編者）

林魯

奸商與文棍

清風

投機商人為了推銷他的破爛貨，往往不擇手段，可騙就騙，從來不會放過這些「良機」。他今天說這樣，明天又說那樣，這兒這麼說，那兒又改變了腔調。總之，他這樣千變萬化，唯一的目的是：「唯利是圖」。

商場有這卑鄙的奸商，誰說文壇上沒有奸商似的文棍呢？這些文棍的「圓滑」伎倆不下於奸商，他們好裝模作樣，在勞動人民面前，他們打扮成「人民的歌手」，歌唱膠工、黃梨工人，關心他們的生活，渴望他們「什麼時候才翻身」。可是，當他們在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面前時，就忘我地高唱「都市的繁榮」、「我的心」、「訂婚戒子」，肉麻當有趣，求得貴官佳人之讚賞。

有名的「反現代詩」的現代派詩人鍾祺，曾「寫」了不少批判現代詩的文章，高喊捍衛現實主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卻在低吟靡靡之音，替鬼神歌功頌德，惡毒攻擊人民文學的作家。

如此看來，他們不是沒有立場，沒有原則了嗎？不，他們是有立場、有原則的，這就是：名和利，並且替牛鬼蛇神塗脂抹粉。

一個女膠工的

日

記

· 夢 影 ·

(一)

只要你善用人生，生命是長久的

——辛尼如

威聲贈於六零年四月廿日。

威聲今天來看我，他把這本日記簿送給我，他說：「瑞雲，希望你能夠把一切喜怒哀樂寄託在日記裏。」

我心裏快樂得只是想笑，真不知怎樣報答他對我的關懷才好，見到工友們投以又慕又妒的目光時，我實在驕傲得想向他歡呼起來了。

我真想熱情地向他道謝，但，我的舌頭並不聽話，噁，多氣人！我只笨拙地說了聲，『謝謝你！』就把日記簿挾在掖下一溜煙地跑掉了。

×月×日

山村中的公鷄已啼叫過好幾遍了，唉，真氣煞，這死公鷄實在討厭，我躺在床上暗罵它，筋骨酸痛得要命，多麼想在被窩裏多呆一會兒，却被它那聲聲催人早起的啼聲吵醒了我的美夢。

『阿瑞，阿瑞呵！』媽在廚房叫。

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爬起來，廚房裏的泥灶上的柴火正旺，顯然媽早在廚房裏燒飯了。

呵，媽起得真早，看她穿着寒衣站在灶邊，那通紅的烈火把她那孱弱瘦小的影子映在板壁上。

想到年過半百的母親，居然每天都能準時起身，十年如一日地操作，而我這生為女兒的反要輸給她，豈不慚愧死嗎？

我伸伸懶腰，就踱到窗口抖起精神推開木板窗，又見遠近的工人宿舍中，燈火熒熒，那長排型的建築物，在黎明的曙光中，開始它一天的熱鬧，孩子的哭聲混和着媽媽們的哄聲，還有那鐵桶搬動的聲音，一時使這寧靜的山村也頓時甦醒了。

我披上寒衣，就坐在土油燈下看了幾頁魯迅的短篇小說「祝福」，這時，媽催吃飯的聲音又在廚房裏响起來了。

榮弟帶着惺忪的睡眼，呆坐在木凳上吃飯，桌面上只有一盤菜心和炒豆仁，華弟繃着眉頭，把筷子放在哪着的咀裏咬嚼着。

媽知道他擇食的毛病，就在旁邊催他道：「快點吃，吃了別人還要吃呢——別老佔着椅子，快些……。」

他咀裏不停地咕嚕着：「天天豆仁，豆仁，菜心……吃到要吐了。」然後才老大不高興地把筷子

伸向豆仁的盤子裏去。

我草草吞完了兩碗飯，就急忙把腳車推到門前的芒果樹下，像每天的工作一樣，把鐵桶緊緊地用膠帶綁在車後座。許多沒有割過膠的人，也許會覺得膠工的生活新奇有趣，但，對於我們這些以拜樹頭為生的人來說，割膠工人的生活是最死板枯燥的，每天所做的事無疑都是千篇一律的。

自我懂事以來，每天總看見母親在天未亮前燒飯，吃飯，飯後就換衣穿襪，然後就推着那輛滿嘴風露，滿身是「膠屎」的老爺腳車出門而去。

到了下午，也是照樣推着那輛後座載着膠汁的腳車回膠房，只是每個工人的衣衫上又多了一層黃粘粘的汗臭。

×月×日

今天回到膠房裏，忽然聽到人聲沸騰，榮弟說：「準又是事情發生了」。

一點也不錯，當我們走近膠房時，馬上清楚膠房裏面的情形。

只見那個綽號「黑狼」的印籍財副正瞪着他那一對狼眼在咕嚕咕嚕地說個不停。他旁邊是兩個管理「公司工」的小財副，右邊是陳阿宏，那「老秦檜」正吊起他的嗓子，在喝問着站在「膠槽」前的阿興叔。

我不懂阿興叔到底有什麼差錯要被炒魷魚，就急忙擠到銀花身邊問她出了什麼事。

銀花附在我耳邊悄悄地說：早上阿興叔偷「膠屎」，倒霉被「秦檜」巡邏時，發現了……因此，阿興叔這一次飯碗一定保不住了……。

我實在料不到一向敦厚的老實人阿興叔，竟會偷「膠屎」，這豈不是一件太令人震驚的事？我把眼睛望向大門口邊的桌子，只見威聲雙眉緊鎖地站在那兒屹然不動，他那一對剛毅、靈活的眼睛，不時在阿興叔和「老秦檜」之間轉動。

阿興叔低著頭，開始還跟他們爭辯了幾句，後來見他們越罵越兇，使他無插言的餘地，因此，他這時候也就緘口不言了。

阿宏說：「財副限你明天或後天一定要離開本園，你知道嗎？——偷園裏的東西是最犯法的一——本來財副是要把你交給警方的，但，我看在我們同是華人的份上；也念你是我們園裏的老估俚，向他求情，因此才……。」

阿興叔抬起頭帶着一臉委屈求全的臉色望着他，低聲說：「工頭，我「出」是可以的，不過，我老婆並沒有做錯什麼事呵，你們總應該讓她在這兒割膠呵！」

那個「黑狼」忽然嘻皮笑臉地對着阿興嫂，揶揄地說：「經理說，園裏每年爲了這些生孩子的津貼吃不消，你懂得嗎？」

這鬼頭的馬來話說得很好，而且又大聲，頓使阿興氣得臉也變了色，但，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他老婆却羞愧地低垂下頭。

我捏着一雙滿是膠漬的拳頭，很想給那鬼頭的臉上留下幾道粗粗的巴掌紋。

我偷望着威聲的臉部表情，只見他不停地咬着牙根，一雙眼睛嚴厲地緊瞪着那鬼頭，我知道他光火了。

「我不贊成這樣斥除工人！」他似乎儘量想捺住自己的怒火，用低沉的聲音說：「我以爲工人如有差錯斥除他還有一點理由，但，像阿興的老婆那樣的斥除法，我就完全不同意了。」

那鬼頭瞪了威聲一眼，老大不高興地說：「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你說出來！」

「我認爲以工人生孩子要花津貼爲理由，來斥除他們的工作，這樣的理由無疑地是最卑鄙的；而且可說是可恥的！」

那鬼頭狠狠地瞪着威聲，大聲說：「你有能力你可以把她留下！」

威聲背過臉，不再和他爭論，但，我的心却因爲他那打抱不平的精神而激動得忐忑亂跳個不停。

×月×日

早晨割膠的時候偶然經過幾棵已經枯死的老樹旁邊，却意外地發現幾朵牽牛花正迎着霧靄怒放，淺紫色的小花兒，還凝結着昨夜的露珠。

已是九點多鐘了，這個時候的膠園，顯得特別地熱鬧，人聲混和着口哨聲，男女青年膠工們正互相呼喚着。

咚咚咚，年青的小伙子們用雙手拍擊着桶，唱出了流行的山歌。

我把縛在腰部的小竹籃解下來，那滿盛「膠屎」的竹籃子把我的腰部束得痛得要命。

我把膠刀放在竹籃子裏，就倚靠在樹頭上喝開水，真奇怪，我覺得那開水比我平時在家裏所喝的來得更甘美，我相信一個人在口渴極渴的時候，他才能真正嚐出水的滋味。

「姐姐，我們採些牽牛花回家好嗎？——我們把它放在玻璃盤子裏。」榮弟彎下腰，採了幾朵牽牛花送到我面前，稚氣地說：「姐姐，你看它多美！」

是的，多美多可愛的牽牛花，我告訴他說：「是的，你看它們多剛強呵，被阿三鋤死了，不到三個月又長出來了，而且——還把花兒一簇簇地點綴在膠園的大地上，更……。」

「姐姐，牽牛花是誰種的？」華弟轉着那對骨溜溜的眼睛天真地問。

「沒有人種的，它們是野生的——爲了生存，爲了不屈服——就像我們人類一樣，爲了自己的生命不被毀滅，它們雖經過一次又一次風暴和挫折；但，憑着他們堅強的生存意志，到後來終是站起來了，懂嗎？」

「爲什麼他們要站起來？」華弟鼓着豐滿的腮又問。

「生存的決心呵，好傻的孩子！」我被逗笑了，對這小鬼談這些意志呵，生命呵，簡直是對牛彈琴。

兩個小鬼正在商量如何把牽牛花簾拔回家栽種，我給他們折了一段堅實的枯枝，叫他們找一些比較小的，連泥挖回去。

「姐姐，你看，黃泥土，黃泥土，牽牛花還會活——爸爸不是說過嗎，黃泥土是不肥沃的，種什麼東西都不會活的。」華弟拍手掌，高興說。

「是的，好弟弟長大後像牽牛花那樣勇敢！」我喃喃地說，順手把他們採來的幾朵牽牛花拋進小溪流中，花兒順着水緩緩飄去，飄，飄……。

×月×日

阿玉約了我們幾個「死黨」，去慰問阿興家人，可憐的阿興叔正面臨失業的慘境，雖然這兩日來我們已不知給他們說了多少安慰話，但光是空洞的好言又怎能填飽他們一家八口的肚子呢？

昨天幸虧威聲去代他向經理力爭，才允許他再多住一個星期，要不然他們一家不懂要搬到那兒去棲身。

阿興最大的孩子，阿新只不過十三歲，可憐的阿新由于父親的失業，而被迫中途輟學，他是個品學兼優的乖學生，從一年級開始的六年課程中，他都是半工半讀，早晨，他幫媽媽抹膠碗，下午才去上課。

在我們這兒工作的膠工們的孩子，沒有一個是不需要幫助爸媽工作的。只是最近園方竟訂了一條新條例，就是只能讓一個工人割他自己的一份，即使他是多麼地辛苦和受不了也不能讓小孩子到膠園裏去幫忙。因此，近來在膠園內再也聽不到孩子們的嘻笑聲了。

對着阿興叔那羣嗷嗷待哺的孩子們，我們緘默地你望望我，我看看你，三、四個衣著骯髒的孩子，正捧着塑膠碗在吵着要吃粥，琴低下頭嘆了一口氣。

我忽然想到了那黃泥地上的牽牛花，望着阿興叔悲戚的臉色，我像觸電般，靈機一動，就激動地叫起來：「阿興叔，我們招集全體工友捐些費用給你們，然後再請幾個較有辦法的工友去幫你找工作，我相信這樣做，事情一定會較順利的，要不然你一個人怎能負擔起這麼多的事情？」

阿興叔苦笑着說：「我不是爲了找不到工作而苦惱，現在生活方面的事是不成問題的，威聲已和衆人給我想辦法解決了，只是對於偷「膠屎」的事，我却感到無可忍受的氣憤和難過……。」

阿珠奇怪地望着他：「阿興叔，難道你真的沒有偷，是他們……。」

阿興叔不等阿珠說完，就打斷她的話：「哼，阿我與半世雖窮，也不會做出這等缺德的事，你們以爲我真的會偷「膠屎」嗎？」

我問他：既然自己沒有偷，爲何那天不當着阿宏和衆人的面前，和他們辯論，表白自己的清白身？」

阿興說：「膠屎是在我「行頭」裏搜出來的，我既使說盡了千千萬萬遍不承認的話，也沒有人會相信的。」

由阿興叔家裏回來，我一直感到一肚子憤憤不平的怒火，我知道，以阿興叔這樣忠厚的人，這件偷竊的事一定不是他幹的，相信是有人要陷害他，而他們把他夫婦趕走後，就可以割他們的「行頭」了。

我把這意思告訴威聲，他點點頭，叫我不要把這件事張揚出去，說他早已知道了。（上）



稍微有一點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臃腫和癡肥是兩種不健康的象徵。

臃腫有局部的，也有全身的。但無論如何，一個人之所以會臃腫，必定是因為他身體內有了病毒，表現在外面的象徵往往就是「紅艷欲滴」的「膚澤」，「青黃可愛」的毒膿，「熱情」的傷口。我想，只有那些「毒氣相投」的蒼蠅喜歡和它接近，清醒的人是拒之千里的。此外，臃腫的人如果不是主動地招毒上身，尚有意除毒的話，似乎還有全情的餘地。

但癡肥可就不能全情了。因為它往往使人誤認為健壯和結實。使人不自覺地，慢慢地患上絕症，喪失了生命。它的毒害性當然比易以認識的「臃腫」大。而且，癡肥的人，常常都是那些生活腐化，養尊處優，不勞而食的人。因而也顯露出一種「生活醜」，所以益發使人感到厭惡。

我們的文壇目前正染上了「臃腫」和「癡肥」兩大病症。「臃腫」的就是「現代派」的詩和那些不時出現的言情、色情、灰色小說。儘管他們多麼會出花招，會把自己用胭脂、水粉塗抹得「紅紅潤潤」，但仍逃不脫群眾雪亮的眼睛，「毒素」的傳染機會也就比較少，那些臃腫的可憐文人，也只好淒涼地「死去」。

患上「癡肥」的，就是那些「為寫詩而寫詩」，沒有原則的「大詩人」。這些人大概都在「哀樂中年」了。他們好吃懶做，一個個養得肥肥胖胖，肚臍突出，筋肉也鬆懈了。他們怕見太陽光，也怕暴風雨。因此他們整天價躲在「難（木字旁）內」，吃好，穿好，精神也怪安寧。結果不但他們的身體癡肥了，就連他們的作品也癡肥了；一片落葉，一張廢紙，幾塊爛木頭、年齡、鳥獸、時令氣節、展覽會……都可以當成詩的題材。雖然，有時他們也選擇了一些似乎重大的題材，如「越戰」、「國際戰犯法庭」，企圖使人相信這是「結實」，不是「癡肥」。這無異是在做夢！明眼人一望就知道這只不過是一首首用「詩的特技」裝飾成的「死詩」，在它們的後面有的只是虛偽和蒼白的感情。

詩歌是來自生活的，而且是必須表現生活的。真正「結實」的詩歌，是出自「筋肉結實」的詩人的

從「臃腫」

和

「癡肥」談起

……彭英……

心中的。因此它們常能表現出一種充滿生活氣息的芬芳。如果只是為了出版刊物，為了「繁榮詩壇」而無原則地選擇題材，無原則地跟羅

素、屈原，越戰拉關係，就將淪為「為寫詩而寫詩」的詩巧，絕對成不了「為生活而寫詩」的偉大詩人。有意地迴避實際問題，脫離火熱的生活，詩歌就將失去生活的芬芳。這樣的「詩」，就是「癡肥詩」。儘管它的外表酷似結實，儘管它被硬硬地插入一些看似偉大，清高，其實平凡，庸俗的思想意識，終究遮不了鬆懈的筋肉，蓋不了貧乏，空虛的內心，抹不掉那種猩猩作勢的醜態。

本來，如果這些「一到中年萬事哀」的「大詩人」們只是躲在閨房內自哀自嘆倒也罷了！但偏偏他們正妄圖掀起一個「癡肥詩」運動，企圖化癡肥為結實，而且偏偏他們的「名氣」又「大到醉死人」，我們有頭腦的人就不得不囉嗦幾句了。

（1）這種無原則地，逃避實際問題的選擇題材的態度，如果一旦起了影響，馬華文壇將變成「癡肥詩」的停屍房。我們馬華詩壇的春天不但會早日降臨，反而有可能要預備渡過一個漫長的冬天。

（2）這種為了掩飾空虛、貧乏、腐敗的內容，而刻意追求所謂的「詩的特技」，無原則地玩弄技巧，最終將導致現代派的復辟。（不要以為癡肥詩人也有反對現代派，擁護現實主義。因為：（A）他們只有平淡的，不自然的評語，沒有具體行動。（B）假如他們也是擁護現實主義的話，那最好的方法是使自己的作品更能體現現實主義的精神。這樣，現代派自然不攻自敗。但他們的癡肥詩運動，正在破壞現實主義的江山，自然對現代派有利。（C）「癡肥詩」和現代詩（臃腫詩）的創作似乎都服務於一個共同的，卑鄙的目的。）

（3）這種「胡唱亂哼」的「癡肥詩」的出現，正好說明「大詩人」們患上思想癌症。醫學家到今天還沒敢斷定癌症不會傳染。因此，我們恐怕不久這種癌毒將傳遍文壇，甚至整個社會。區區幾個癡肥詩人「死去」是毫不足惜的，但叫我們廣大的群眾去陪葬就太不值得了。

因此，讓我們一起來打倒「癡肥詩」，就如打倒臃腫的現代詩一樣——狠狠地，絕不留情！

這是一個資產階級思想氣味濃重的社會，四面八方，每分每秒，我們都呼吸着資產階級思想的細菌，稍微鬆懈，病症很容易便附身而患了。由此，作為現實主義文藝工作者的我們，首先就要進行思想改造，時常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小洞不顧，堤崩難補，所以，一發現有小毛病，就應該盡早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從而糾正錯誤，避免再犯錯誤。總之，在今天，在明天，甚至在將來，我們都需要時時刻刻地不斷地進行思想改造的。

正如葵花在『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和團結問題』一文裡所說：『文學藝術都是人類意識形態的反映。在階級社會中，由於各人所處的階級地位不同，因此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也各不相同。這些不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反映到文學上來，自然形成在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從這裡，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切的藝術作品都是有階級烙印的，『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全時，一切藝術創作都是有目的的，沒有無目的而創作的藝術作品。

第十九期『浪花』裡，儒子牛的『目的與示威』一文，他對於現代派作家的創作，認為他們是沒有目的的。這種觀點，顯然是患了非常嚴重的思想毛病。況且，這種觀點，無意中也幫了反現實主義者的大忙，為他們的『沒有目的』作了一定的宣傳。即使儒子牛也有承認現代派作家創作有目的，這裡的所謂承認，僅承認他們『有時候』（即為他們自己辯護的時候）而已，總之，唯唯諾諾，過於勉強地承認他們創作有目的而已。為了佐証，我們不妨重讀儒子牛的這段原文：『現代派作家的創作是沒有目的的，但有時候謾罵謾罵一些被他們認為是有「目的」的創作者；或發揮發揮們「冷冷，冷冷冷、冷冷冷」的「內心感受」却也是他們的創作的目的。』因此，儒子牛最後便以為「文藝創作是要有目的的」。這句話，是他對「現代派作家的創作是沒有目的」的註腳証明。並且，也說明了他對藝術作品的創作任務的認識不足，以為真的「現代派作家的創作是沒有目的」，而不知道「冷冷」「樹樹」以及吟風弄月之中，已經有了他們的創作目的的存在。

為什麼儒子牛會犯上這個錯誤見解呢？歸根究底，由於他孤立了宇宙間各個事物，割裂了事物之間互相聯繫、互相制約來看問題所致的。的確，從表面現象看，那些「冷冷」「樹樹」的作品，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總而言之，揭開了現代派作家的「冷冷」「樹樹」這塊「畫皮」後，他們的猙獰面目，他們的目的，惡毒如蛇蝎，非加以揭露、抨擊、斗臭、斗垮他們不可。

所以，從儒子牛的「目的與示威」一文看來，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當然包括筆者）的思想改造還是不徹底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毛病百出。一句話，我們還是不能很好地掌握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學習的，朝夕向工人階級學習，與他們生活在一起。

現代派作家的創作沒有目的嗎

● 評儒子牛的『目的與示威』 ●

，是沒有創作目的的，好像只是作者的興趣所致。但是，我們要問：為什麼作者祇是興趣於此？生活是海洋，題材之多如恆河沙數，例如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勞苦人民的題材，新生力量向腐朽力量作你死我活的大搏鬥的題材，等等，他不取材於此，偏偏要哭落葉、泣晚霞，這是為什麼？

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我們應該了解，藝術作品（包括文學）是人們意識形態的反映，而人們本身的不同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的意識形態。社會地位是由經濟地位決定的，而政治又是保護經濟地位的集中表現。因此，無可否認的，任何的意識形態都是政治的宣傳。那麼，看待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的一切文學作品，我們都必需首先突出政治，政治掛帥，然後才能正確無誤地抓住事物的本質，真理的所在。明白這點，那麼，那些表面上只寫「冷冷」「樹樹」之類的東西，好像是憑空而造的，沒有目的的，無所作為的；實際上，他們是有目的的，他們的目的，一方面逃避現實，粉飾昇平，大作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幫閒文章，討得他們的讚賞；另一方面是，宣揚頹廢思想，削弱人民（尤為成長中的青年）對醜惡社會改革的鬥志，轉移人民向資產階級統治者反抗的方向，鞏固與延長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制度等等。一位工人階級的偉大舵手說得好：「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



消



夜

· 乙 辛 ·

帶着憧憬，帶着希望，豪強到M埠大強號上工來了。

「你就是豪強嗎？，很好。在這裡，你不怕沒機會學，只怕你不學。」豪強第一天上工，老板就這麼和氣的對他說：「我們這裡的貨比較雜，你先辨認辨認各種什貨與位置，再跟有信學字鬼（註）。」

這是一間批發兼門市的洋貨大商號，老板是個卅多歲的中年人，身體微胖。有信是這裡唯一的打雜，他一聽說新的工友來了，便很熱情的提了豪強的行李，帶他到后座里安頓。

「你是來打雜的還是來站門市的？」有信親切的問。他對這個問題很關心，因為老板三番四次安慰他說在找着人。

「我父親的朋友介紹我來時，說是讓我來學門市的。」

「學門市的！」有信驚疑一下：「你以前沒有做過門市嗎？」

豪強搖搖頭，心里覺得奇怪，這位工友怎麼這樣問話的，難道沒有做過門市不可以學嗎？剛才老板和氣的談話已勝過一切了，以前的老板是沒有這麼和氣談話的。他想，自己有了一年多的洋貨根基，老板叫自己先摸熟各種貨品與字鬼，意即叫自己熟悉新環境，那不是很好的暗示嗎？豪強暗慶自己所投不差。

這天，傍晚八點半，收了店，豪強沖涼出來，老板邀他出去喝茶，豪強感到受寵若驚，這是以前的老板所不會有過的，但很快的他彷彿若有所悟，這是老板要重用自己的表示吧？他想。

在經濟公市的一間茶座里，叫了飲品，老板推出列常的那副笑臉，和藹的說：「亞義告訴過你吧，我需要一個助手。」

豪強機械似的點點頭。

「洋貨這一行，易學難精。學洋貨最重要是耐心和肯捱。」老板喝一口茶，瞟一眼豪強，「以前學洋貨要燒水煮飯倒啖盂，現在可容易得多，可有些學工還不知足，左挑右剔。所以我不亂亂請人的；由於亞義的介紹，我相信你是肯學的。」

豪強還是點點頭，內心又驚又喜。老板看在眼里，於是授秘似的說道：「

「我們這裡生意雜貨雜，門市批發兼之，真是學生意的好所在；你要有心學，就別怕煩，別怕打雜。」停一停「你有了一年多的根基，很快就可以上手。晚上，有時間就翻翻進貨部，記住各種價格，最好能把貨單抄進去，手經眼熟。這樣按部就班

的做下去，你將會很有前途……。」

最后，老板還告訴豪強，不要跟有信他們一個樣子，他們都是不可彫之木。往后，生意要是緊些，老板還會請多幾位打雜，讓他到門市部來。

消夜回來，豪強似吃了蜜糖，渾身是勁。他証實了自己的心思，也証實了介紹人的話：由於他的推荐老板是會看重他，栽培他的。

從此以后，豪強便落力的幹起來。登貨架，開箱，打包……一早起身，開店掃地，晚上至九、十點，把批發部的訂貨裝配妥當，獨個兒還在抄貨單，每晚都到十一、二點方入睡。

這一切，有信他們都看在眼里，但他們沒有責怪豪強，他們一樣關心他，幫助他。尤其是有信，由於自己有過同樣的經歷，使他甚至於對豪強表示同情。

一天，在吃早點的時候，大家在閒談着，豪強突然說：「這裡的老板比我以前的老板要好得多，以前那邊，早點只有茶水，糕餅都得自己掏荷包，這裡連麵包都是吃老板的。」

「這裡的老板與你以前的老板也許是有點不全，但在較好就不見得。」這是門市員子如的答話。

「怎麼說？」豪強覺得奇怪。

「早點有麵包吃是我們向老板爭取的。」有信說。

「向老板爭取？」豪強睜大雙眼。在他來說，這將使自己不受重用。

「怎麼，驚奇嗎？」另一個門市員說：「不要緊，做久了，你也將會懂得這個道理。」

從這次談話后，有兩個問題留在豪強的腦海里：一是，他們怎麼知道這位老板不見得比我以前的那位老板好呢？在他來說，以前的老板總是拉緊臉孔責喝他，這位老板却溫和得多了，有時工作得夜還請吃「消夜」。二是，「向老板爭取」，這將觸怒老板，難怪老板要說他們是不可彫了。可是，他又覺得他們都那麼好，以前在那間入口商打雜時，上至頭手，批發員，下至打雜，都各懷鬼胎，互相攻擊，競相討好老板。而現在他們却一個心兒，一團和氣，也不因他新來而排斥他，反而處處照顧他，幫助他，這使他更不好意思在自己周圍築起籬笆。

月底，豪強從老板手里接過30塊錢，心頭第一次湧上復什的滋味，父親的朋友不是說過有了一年多的根基，來這裡待遇必然要好一些嗎？何況這裡的工作比較繁重，時間又較長？豪強老大的不舒

服，一整天閉着嘴沉着氣。傍晚收了店，豪強第一次跟有信他們出去走走。

在公園里坐下來，豪強深深的吸一口氣，他彷彿感到一年沒有吸到這樣新鮮的空氣了。

「做洋貨這一行，好像整個人都是老板的，尤其是打雜，難得有空出來走走。」有信先開口。

「唔。」豪強有點不安，自己到M埠這麼久，確是不曾出來走走。

「不過，有些人確有一定的時間屬於自己的。」子如說。

「誰？」

「像隔壁太豐號的工友們就是。太豐號的生意與大強號差不多，却用了八個門市員，五個打雜；人手多，工就少，八點半收了店，時間便屬於自己的了。」

「啊，他們的老板又比我們的好。」豪強打心裏羨慕出來。

「不！這是工友們一個心兒爭取到的。天下烏鴉一般黑，只是手段不同吧了；像我們的老板，是很有手段迷惑伙計的。」子如嚴肅的回答了這個問題。

「可不是嗎？」有信接了上去：「我原在B埠成隆號打雜，這個老板通過我父親把我叫了來，說是要栽培我，當時我高興死了。初初，老板又是請我「消夜」又是鼓勵我，叫我拚命給他做。結果我得到什麼？我得到老板的讚揚，我得到30塊錢月薪，我得到一場病！……。」說到這里，心中的怒火已透過炯炯的目光與激動的聲調隱隱可見。

豪強低下了頭，彷彿說的是自己。當晚躺在床上，也着實的讓這些談話捆上。

可是，第二天，老板又邀他出去「消夜」。

談到工錢的事，老板說：「這是暫時的，饒子。你給我好好的做不要聽信他們的話，往后出門市自然會加的。……。」

就這麼幾句話，豪強又樂開了，兩天來的不滿與不安已烟消云散。

又是到貨的一天，傍晚收了店，整座批發部還堆滿着一箱箱的洋雜。店里的伙計一個也不能走，這已成了慣例，三天兩天如此，每當批發部的工作做不完，門市員便得留下來。

剩下最後的一箱，時間已近十一點多了；子如藉着一齊開點布匹，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第一個去沖涼，就在這時候，兩碟熱騰騰的炒粉捧了進來，老板推出那副笑臉喊道：

「來吧，吃了炒粉再做！」

再做？是的，今天的批發訂貨還沒點裝。但現在什麼時候了？兩碟炒粉算捨？抵消得了每個人心裏滾燙的火？今晚，他們不得不違抗多少了。隨子如之後，一個個掉頭跟着去沖涼，有信向豪強招呼：

「將近十二點了，訂貨等明天配。走，我們沖涼去！」

豪強正在猶豫，那邊，老板已看到情形不對，臉色幾個變化，最後還是推出那副笑臉，只是有點不大自常：

「怎麼！你們都不想吃？豪強，來，我們吃完它。」

豪強感到很為難，但終于是老板的話威力較大，他坐下來「消夜」。

這晚，豪強直做到一點半才收工，沖了涼上床時鐘已敲二响，豪強躺在帆布床上，不能入睡。一顆腦袋總是亂糟糟，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一忽兒想到有信他們，一忽兒想到老板。有信的話與老板的話相迭盤旋于腦際：

「從我們被愚弄的經歷，我們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轍。如果每個人都競相討好老板，企圖由此爬上去，全事之間便像你以前做那間入口商的工友一樣，勾心斗角；結果，獲益的是老板。祇有大家一條心，才是爭取我們利益的保障，你且好好的想想看……。」

「你如果做得好，不要說當門市員；當批發員，出門招生意都有你的機會。我不是說過要找一位助手嗎？……。」

像兩件東西在他腦子里爭席位，想到老板的話，好像有一股誘惑力衝激着心房；想到有信的話，又使他覺得自己是在被愚弄着。唉！將近半年了，還是做着30塊錢的打雜，而且每天一個人捱到十一、二點，得到些什麼？他伸手摸摸面頰，呀！這下子他才感到自己最近消瘦得多了，這樣子下去，恐怕要累出病來……。想着想着，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至到天亮；有信買了早點回來，他還躺在床上。有信覺得奇怪，把他喚醒，他試圖爬起來，可是不行；腦瓜子像鐵球一般，四肢已不受指揮，力，突然沒有了，只剩下一身滾熱，啊！糟糕，果然病了！

「豪強呢？」店開了老半天，老板不見豪強的影子，這麼問了一句。

「病了！」有信簡單的回答一句。

「病了？」老板到店後面看一眼：「沒事的，昨晚沖涼感到，吃兩粒「永寧」就好」。

豪強吃了三次的兩粒「永寧」。第二天，不但沒好，反而惡化。有信看到這情形，要陪他去看醫生，便通知老板一聲，老板說：「又不是跑不動，藥房就在第二條街，幾步腳就到，何必你陪！」

豪強在後面聽在耳里，心像被打了一棒。自己披了衣服，便拖着沉重的身體到藥房去。

醫生打了一針，告訴他這是操勞過度，以致貧血虛弱，若再惡化下去可能演成肺癆。要他好好養病，病癒後不得立刻重做過度操勞的工作。拿了一些藥丸給他，叫他隔天再來。

從藥房出來，豪強的一顆心，彷彿一下子連續的被打了一百棒，他幌了一幌，沒有暈倒！不但沒有暈倒，就在這一瞬間，他立刻感到有一股力量打心底深處湧射出來，像火山爆發，像冰川湧激，立貫全身，使他不但不抵擋了這一百棒，並且精神一振，眼睛一亮！

在有信他們親如兄弟般的關懷照顧下，第四天，豪強的病基本上痊癒了。這四天，在豪強來說，是關鍵的四天，是最難忘的四天：一面是親如手足，無微不至的照顧，使他感到最大的溫暖；一面是在憤懣交加中，洗了一個痛快的澡，全身上下，赫然乾淨了許多。

「這個病呀，可病得有價值！」豪強拉着有信的手，激動的說。

「我也是這麼病過來的呀！」有信也激動的說。兩人都都不約而全的會心笑了出來。

一雙手，工人階級的手，緊緊的握着；標示着，新的開始，在新的基礎上。

〔註〕字鬼——商人用以標誌價格的暗碼。

我的話

唐 林

作為文藝工作學習者，我堅信：沒有嚴肅批評必然會自我陶醉而死。

這裡僅是拙作「爸爸為什麼不同來」的說明：

（一）同情不應是孤兒寡婦偏被造成孤兒寡婦的阿末母子。

（二）指出我國不當侵佔沙巴。因是侵佔，所以是征伐——遠征——也即是霸佔。要看輕自己去想是「剿匪」而憤憤然的，我佩服幻想，無話。

（三）說明我國侵佔沙巴致與沙巴人民作戰的勞民傷財的罪惡。

（四）本是人民一分子的阿末爸爸被派遣去征服沙巴，成了沙巴人民之敵而被殺死，當然是人民的悲劇。猶如赫爾辛基的「你往何處去」所述奴隸被迫相互殘殺，能說一方是幫兇走狗嗎？同樣，也不能是尼祿王或統治者的悲劇。

（五）我不曾把阿末爸爸戰士或英雄，所以只寫出他死得可憐而無意義；不曾哀悼他，何來歌頌呢？

對於批評諸君，我的意見是：——

（一）我絕不接受也蔑視將謾罵當批評。

（二）我惋惜讀透理論的瞎扯。例如單廷灼君說我「謳歌手下有幾十萬兵的將軍」及歪曲我說「甘榜人民過節日「分外快樂」。記得拙作是「阿末感到分外快樂」小孩子阿末怎能代表人民？「假如我是一個將軍」根本是諷刺詩，單君確獨俱超人慧眼了。

（三）我不以為字彙平凡是構成作品笨拙的原因；不信，請看袁水拍的「貝加爾湖」有何不平凡字彙：——

貝加爾湖千哩寬，
不見邊涯只見浪；
火車蜿蜒過南岸，
路是鑲邊，湖是衣裳。

貝加爾湖千哩寬，
不見邊涯只見浪；
和平的土地，靜寂的夜，
湖上星光，城裡燈光。

（四）我痛恨謾罵。單廷灼君說我「曾經是左

派人物……伙同蘇修集團反史運動的乾咳而叫囂……」確是離奇設想。我嚴正聲明：為我的信仰我會受拘留監禁，但過去不曾現在也不是共產黨；任何政黨工團我都不曾參加過。

（五）我感到遺憾：單君說我「向反動統治階級跪地呈「陳情表」。記得我哀悼過史大林時代自戕的馬耶可夫斯基——長詩「1 5 0000000」作者——及赫魯曉夫時期自殺的法捷耶夫——小說「毀滅」及「青年近衛軍」作者——兩君，讚仰過海涅、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托洛斯基及史大林諸先生的信守不渝，貫徹始終。「滿口狗牙」的單先生，我不禁想起D·H·蘇倫斯先生的一句詩：「是一隻黑巷裡尋覓肉屑骨碎的斷脊失魂狗底嗥叫」。

（六）我不同意動輒指斥人家——像阿末爸這樣的人——是階級叛徒，幫兇走狗。敢問諸君「對抗時期」可有登記服役？倘有何解釋？我承認有，且是當砲灰的兵，不是美其名的民防。試想越南民族解放陣綫如果以這種態度對待許多做傀儡兵的同鄉，對抗美國侵略者怎會有今天這種成就？可悲的是胡扯！

（七）我以為洛方君對「跌」的註釋很可笑，請問拙作有何絕望氣息？倘改「跌了一交」，當然，我即刻再爬起來才真已不偏不類。我目睹許多意外致殘廢的工人都沒有賴玉嬋小姐那般有福；得不到一點援助，好些現在已靠乞討過日。洛君能給他（她）們什麼幫助？冷靜點，不然，確是巴爾札克筆下的「無神論者做彌撒」了。

（八）我說我們的社會都是買賣的現象并非罪或錯。提出來是要你去反省；去用腦和眼，甚至手和腳。拙作僅能反映部分社會現象絕非分析整個社會。感謝洛君引証米軍君的詩；但看來米君的詩只適宜洛君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工人代表，並無真正的工人感情。不信可將拙作與之不加解釋地向任何隻字不識的工人直接朗讀，看反應如何才來討論。

能讀透理論及活用理論是可喜可敬的。但讀透了理論便妄想在天台上亂拋紙屑，捕影抓風，呼呼喝喝以為英雄鬥士：不僅不幸，且叫親者痛仇者笑。深入及反映群眾，不應是知識分子架空高調，應是確實呼吸群眾和鄉土氣息。

孟沙唱的

青春黑歌

· 渾 金 ·

青年人一般都是朝氣蓬勃，熱情洋溢，因此多喜歡唱唱歌兒，或傾訴胸臆，或抒發心聲，「原也和別的青年人一樣活潑青春」（註）的孟沙也不甘寂寞地「輕輕低唱一首年青人底歌」……這就是他一鳴「驚」人的「青春獻歌」。但是，他所低唱的，並不是一支他自詡為「跳躍青春的光芒」的歌，而是一首充滿「低沉的音响」的青春黑歌。

青春屬於人們只有一次，凡是上進自愛的青年都非常珍惜自己的青春，並讓青春更加美麗，讓青春永駐，因此，這些青年的青春在閃光，他們豪邁地高歌青春戰鬥曲，他們唱：

我們的青春像烈日樣的鮮紅燃燒在戰鬥的原野，我們的青春像海燕樣的英勇，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原野是長滿了荊棘，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天空是佈滿了黑暗，讓我們飛躍得更英勇；我們要在荊棘中燒出一條大路，我們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猛衝！

但是，孟沙卻在「年華迎春日開放」時，嘆「青春的苦悶徬徨」和低吟「我並不快樂」；他的青春「為一個愛的創傷悲戚」和「為一個夢的幻滅惆悵」。孟沙就是這樣地糟蹋自己的青春，像他這樣的青年也配說「我心像燃燒的火焰，閃爍着青春的光芒」嗎？簡直是強姦了這些美麗的字眼。

雖然孟沙也唱：「趁年青的時候我們揚帆，我們是一群勇悍的年青舵手，在風浪聲裡穩撐着青春的舵把，儘管現在我們失意徬徨，終有一天要駕着希望遠航！」，但是，孟沙實際上是躲在海邊「聽濤」，「等待下一個漲潮的晚上」；而且編織着「我是一艘靠岸的小船，妳是海港」的粉紅色之夢，說什麼「在風浪聲裡穩撐着青春的舵把」，說什麼「要駕着希望遠航」，統統是自欺欺人。

生活是一首美麗的壯歌，生活是廣闊的，你可以參加歌詠隊，去演戲，去建設鐵路，去作飛行師，去坐在實驗室裡，去寫詩……去過尋常的日子，去在平凡的事物中睜大你的眼睛，去以自己的火點燃旁人的火，去以心發現心。孟沙是怎麼樣生活的呢？他是在作着「一個長長的夢，長長的二十世

紀的夢」，大嘆「夢境好長好長」。對於生活，他不是「伴着孤獨一旁瑟縮」，就是「嚥下了幾口呻吟」，因此，他對身邊事物是麻木不仁的，他曾經拜訪過芭場，但是為的是「第一次和妳坐上吉普車」，而芭場的風風雨雨他是感覺不到的，他「走進膠林的海」之後，只無動于衷地「聽着一支膠林血淚的悲歌」；他曾經「寫一個青年人的文娛晚會」，但是他所注意的是：「姑娘的臉兒幾時泛紅？」

那麼，孟沙活着到底是為什麼呢？他自己坦白說：「只要一天我活着」，「歌唱在月夜，在晨曦，每一支歌都有我的熱情和美意，並不願看到愛人為我煩惱憂心，我會永遠牢記愛的虔誠和專一。」這赤裸裸地告訴我們，他是以愛情掛生活的帥，因此「在每個星光的夜晚我總愛默默地想；我想念遠方的姑娘，不知道她心里怎麼想？」甚至在「雨中」，他也「忘記歸途」，而「念小室遺我愛，念妳溫馨醉人笑語，如擁一世紀的一刻」。難道這就是他自己「慶幸年青的心園未曾荒蕪」的原由嗎？

詩，是生活之歌，孟沙由于在生活上開小差，因而就不能從現實生活出發來寫詩，只可躲在斗室內作無病呻吟；「山城的雨」，使他「已經告別的記憶的湖，夜裡又一回氾濫報漲，醒時窗前點點滴滴，遺一屋子冷清」，他「以最大的虔誠，為年青底懷想祝福，並祝福生命裡常春四月」，他在「山城的夜」「祈禱一夜安寧的夢鄉」，在「水閣之夜」「低訴愛的茁長和幻滅」。年紀輕輕就種下了這類看月傷心，聞雨垂淚頹廢的感情種子，對生活一切無能為力，眼前一片灰色，孟沙難道不覺得太洩氣嗎？

世界是屬於年青人的，青年應該為偉大的理想而盡情歌唱，為了幸福的生活而盡情歌唱，但是，孟沙却低吟風花雪月。「讚美宇宙的神秘和諧」，難怪他要「默默地走向虛無」了！

什麼藤結什麼瓜，什麼人說什麼話，滿腦袋黑細胞的孟沙大唱黑歌，他的「青春獻歌」是道地的青春黑歌，成為黑暗的一部份，它終將全黑暗一體滅亡！這是可以斷言的。

（註：括號者係引述孟沙的詩句。）

在商業社會里，一切貨品都講求廣告，不管貨色如何，都盡打廣告，再三強調是品質優良，原料上等，製造精細，或是×國出品。

這是限于貨品，但在這商業社會里一切都是需要趨于商業化的。現在連醫師，也在大報登了一整版廣告，說是月事包來，奇難雜症的聖手，被他「醫好的病人」，接着也登了廣告，說是謝天謝地，謝×××醫師，這鳴謝不但很隆重，（怕要花上千元的廣告費），同時也有點……肉麻。

但這更肉麻的廣告，還是有的。「文章是自己的好」，好像是文人的通病，但文人畢竟是比較懂得動腦筋耍花槍的，要捧自己嗎？也得採用比較「聰明」的方法。

第一是捧別人同時夾帶捧自己，捧別人是虛招，捧自己才是實招。

第二是互相捧，但要假裝不相認識。

第三是批評別人而達到捧自己的目的。

在這三種方法中，以第二種為最通用，收效也最大。第一，第三種也是有的，但却不太常用，原因是讀者有時體會不出作者含意，文章失去了意義；再者，明眼的讀者又會看穿了這勾當，文章也會沒了效果。所以還是第二個方法行得通，至少對於一般的讀者，是行得通的。

但迷人的和被迷了的人，遲早要掃進垃圾箱里去的，要掃進垃圾箱的穢物，又怎好登廣告呢？太肉麻了！

過幾天，或許郭××君親自出馬（或改用筆名），來一篇「批評文章中的批評文章」，也來登登廣告應酬，說秦×君的批評，分量很夠，見解是卓越的，非具有相當高的鑑賞力和文學修養者，不能為也。

文章登廣告

朱揚

這種互相捧的方法，如果加以商業化，就和登鳴謝廣告一樣，最近就時常在登這類的廣告；「我對郭××君的短篇小說，一向有很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筆尖下，人物的刻劃，栩栩如生。且內容多姿多彩！感情自然流露、文筆流暢，風格清新。……」大有美不勝收，比諸世界文豪而毫無愧色之慨！所以我說比登鳴謝某醫師的登廣告，還要肉麻。

至少，鳴謝某醫師的廣告，是寫明因某醫師醫好了他的痼疾，故而登廣告鳴謝。但登捧的文筆，却說不出被捧的文章是怎樣地醫治了人們的病（至少捧人的本身），只是舉出：

「……手越來越不規矩起來，飄呀飄呀；我好像喝醉了酒，我的臉兒，熱烘烘的，血液在迅速地流動……綠酒初嘗人易醉，我醉了？」說是「寫得唯妙唯肖」，好像在看一部間諜片而又有香艷鏡頭時一樣的迷人。

變質的英雄和奴才的咀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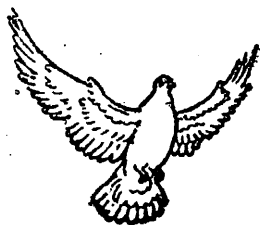
· 哨兵 ·

魯迅先生說：「要上戰場，莫如做軍醫；要革命，莫如走後方；要殺人，莫如做劊子手。既英雄，又穩當。」這恰恰是變質的「英雄」本色。

變質的「英雄」與真的猛士的階級分水嶺，后者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對人民對事業是滿腔熱忱，堅持思想永不變色。前者就自己明知道是奴隸，而且和奴隸主有暫時的矛盾，時運不逢，悶得沁冷汗，於是就打熬着，掙扎着，高唱革命和紅旗，固然讓奴隸主知道至少有自己的存在！尚且有點不平，另方面也足以在大眾面前顯耀自己至少是過渡時代的「英雄」。但是，要造反，不是繡花，不是順帆，而是轟轟烈烈的，這就難為了變質的「英雄」，不顧一切直搗黑色江山嗎？這不是讓建築在孤魂中的花園和姑娘身上搜索未來的靈感及美夢成了泡影，這樣一來，既使在顯「英雄」本色的時候，忘却奴隸主指揮刀的傻瓜是沒有幾個的。在奴隸主看來，「惟有他們是最要緊的奴才，有用的鷹犬，能盡了殖民地人民非盡不可的任務：一面靠着帝國主義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國的傳統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馬」，不安本分的「莠民」。」（魯迅

先生語）。一當時逢運生，奴隸主給它一個「靜悟」的機會，變質的「英雄」這才真正「悟」出自己和奴隸主原來有瓜葛的，而且急需從奴隸生活中追尋出「美」的生活來，於是出賣，造謠，上電視台，唱反調，編織天方夜譚。變質「英雄」的奴才本色，就是為奴隸主及一切牛鬼蛇神鳴鑼開道，販售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的腐臭貨色，妄圖為黑色江山招魂，然後，變質「英雄」的奴才咀臉，「讚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安于」這奴才「美」的生活裡。

奴才是洋大人和本地傳統的奴隸總管的寵犬，地位雖在主子之下，但在奴隸之上。魯迅先生說：「叭兒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嚴厲」，但是，「四海翻騰云水怒」，奴隸主的黑色江山注定是保不久的，變質「英雄」的這種奴才並不安於「美」的生活，夢裡尚怕見鐵錘和鐮刀哩，對於排山倒海的力量，它們總是害怕得要死。



馬來新文學的發展道路

——文西·鴨都拉以後的印尼新文學概述(八)

— 橡夫 —

(接上期)

(二) 短笛 (SULING)。

(三) 阿哇爾與米拉 (AWAL與米拉)。

(四) 天上有星星 (DI—LANGIT A
DA BINTANG)。

(五) 危機的時刻 (SA'AT YANG G
ENTING)。

(六) 在鏡子前 (DI—MUKA KACH
A)。

「飯店之花」是宋達尼的處女作，內容敘述了一位美貌的飯店女侍，竟敢於拒絕高貴的先生大亨們的求婚，而選擇了一位一貧如洗但有著一顆善良的心的青年為終身伴侶。它雖談不上是一部優秀的作品，却有力地抨擊了那些用愛情來換取金錢地位的拜金主義愛情，並奠定了宋達尼在戲劇界的地位。

「短笛」通過了吹笛手班吉與妻子的悲歡離合，來影射印尼獨立前後的情形。

「阿哇與米拉」則通過了阿哇爾與米拉的愛情，來反映印尼獨立後的社會面貌。

「天上有星星」表達了宋達尼對受盡了欺凌與壓迫小人物的深切同情；劇本的內容敘述了一個富裕家庭里，夫婦倆同床異夢，各有外遇。後來丈夫被并（女字旁）婦的丈夫痛毆，由好心的乞丐米溫送他回家，太太這時也被情夫所騙而覺悟，這個家庭才得好轉起來。而那位好心的乞丐米溫則與神女瑪爾西相愛，他們倆都是受盡人們白眼與欺凌的人，在患難中他們的愛情是那麼真摯與純潔，與那對夫婦虛偽的愛情成了強烈的對照！宋達尼是抱著敬意來描寫米溫底愛情的，對於他們悲慘的命運和生活，他在劇本說：「天上有星星，這一切星星不是永遠不變，而人類的命運也不是永遠不變。」

至於「危機的時刻」和「在鏡子前」，都是通過描寫變態心理的愛情來反映世風日下的社會，技巧不錯，但內容不及前者。

宋達尼不單寫劇本，他的小說也很著名。作品有：

(一) 丹貝拉 (TAMBERA)

(二) 不幸的人們 (ORANG2 SIAL
)

「丹貝拉」是一部出色的歷史小說，書中寫的是十七世紀班達島上印尼人民起來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故事。書中暴露了荷蘭殖民地主義者的虛偽與欺騙手段，敘述了村長兒子丹貝拉從醉生夢死中覺悟過來，並歌頌了機智果敢的卡威士達與印尼人民

的民族解放鬥爭。故事動人，可惜由於宋達尼未到過班達島，故事情節又多虛構，影響了這部書的感染力。

「不幸的人們」是一部短篇小說集，書中一共收集了十二篇短篇小說。在這部小說集裡，宋達尼把戰後印尼動蕩社會的各種人物都刻劃出來；這裡有虛偽的達官貴人，失望的苦力，落魄的作家，賣裸體照的教徒，發戰爭財的有錢人，都在這本集子里活現了。再加上宋達尼的高度技巧與幽默感，可說是一部相當精彩的作品。

阿南達、杜爾是現代印尼文壇上頗負盛名的小說家；他的小說從人道主義出發，對於那些不幸的人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他的作品里充滿了對於悲劇、痛苦、愚蠢及流離失所的描寫，然而，他不像伊特魯斯一樣加以嘲諷和譏笑，而是寄予深切的同情。

一九二五年阿南達誕生於中爪哇的普羅地方。他曾在椰城的「時代園地」學院攻讀，印尼獨立革命時期，當過戰地通訊員，後來又擔任「覺醒」週刊的編輯。荷軍警衛行動時被捕下獄，經過了二十九個月的牢獄生活，於一九四九獲釋。在獄中他搞好了英文，獲得了不少的人生經驗。一九五〇年任「圖書出版局」的編輯，一九五二年與友人組織名叫「藝術圈」的團體。後來還訪問荷蘭、中國及東歐諸國。

阿南達可以說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他的作品都是以現實主義創作路線出發的，他著名的小說有：

(一) 被摧殘的人們 (MEREKA YAN
G DI—LUMPOHKAN)

(二) 勿加西河畔 (DI—TEPI KAL
IBEKASI)

(三) 革命的火花 (PERCHIKAN R
EUOLUSI)

(四) 游擊隊的家庭 (KELUARGA G
ERILJA)

(五) 追捕 (PERBURUAN)

(六) 普羅拉的故事 (CHERITA DA
RI BLORA)

(七) 椰城的故事 (CHERITA DAR
IJAKARTA)

(八) 黎明 (SUBOH)

(九) 不是夜市 (BUKAN PASAR
MALAM) (待續)

飛 向 大 漢 山

★ 一 民 ★



(十七) 自私的樵夫

燕子離開了龍運市，便沿着龍運河飛赴大漢山去。

龍運河發源於大漢山山脈的

東部，衝過了山峽，繞過了叢林，經過了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供養了兩岸綠色廣袤的膠林和稻田，哺育着兩岸無數人民的生活。

燕子計算「群鳥大會」召開的日子爲期已不遠，便沿着這條龍運河飛赴目的地去。

這一天，牠飛到了一處叢林裡，便停下來休息，一忽兒，似乎有人們說話的聲音傳入牠的耳朵，而且愈來愈近，牠靜靜地注視着那聲音的來處。不久，牠看見有七、八個斫柴的樵夫，手中各拿着斧頭，扁担和繩索。一路上，他們指這指那，似乎在選擇欲斫的樹林。

當樵夫們一面行走，一面議論的時刻，突然從前面發出了一陣洪亮的吼聲，震動了整個森林，一剎那間，一頭兇惡的老虎猛撲出來，擋住那些樵夫的去路。

燕子乍看了這情景，真是心驚胆悸，爲那些樵夫們的生命慄了一把冷汗。

不言而喻，樵夫們已經吓得臉色蒼白，耳朵似乎漲大了起來，雖然他們手中執有斧頭和扁担，但都不敢衝上去，斫殺這頭猛虎。但逃走又來不及，於是他們本能地團聚起來，各人緊緊地握住手中的斧頭和扁担，準備不得已的時候，和老虎拼命。

這時候的老虎，看見這麼一大團人聚在一起，而且手中各握有武器，心中有點畏懼和猶豫不前，不敢奔去襲擊樵夫們，只是站立在那裡，不時發出低宏的吼聲。

樵夫們和老虎彼此堅持了一個時候，老虎看到樵夫們不好惹，有意退回去樹林裡的時候，忽然間，其中有一個樵夫脫離了衆人，迅速地奔向他們剛才來的山路去，一面高聲喊道：「我回去喚獵人拿槍來救你們！……救你們！……」

「要堅持！你一個人不能跑回去！危險！……快回來合在一起！……」衆樵夫不約而同地向脫離隊伍的那樵夫呼喊：

「不！你們自己先堅持！……我爲了你們的安全！我去叫獵人來救你們！……」那個樵夫頭

也不轉回，一直奔跑而去。

老虎看了此情景，馬上拔足飛速地掠過了衆樵夫，奔去追殺那個樵夫，不一會，只聽到那個脫離衆人的樵夫所傳來的慘叫聲。

樵夫們聽罷，趕忙奔去，燕子也跟着飛去。在那裏的路上，只看見一堆血跡，和遺留下一隻膠鞋，明顯的，那個樵夫已被老虎拖入森林裡去了。

衆樵夫看罷哀痛萬分，不再去斫柴，趕回他們所居住的甘榜，似乎要叫村裡的獵人來射殺這頭喫人的老虎。

燕子看了剛才這幕驚駭萬分的情景後，對於那個遇害的樵夫並不表同情，牠拍一拍翅膀飛向旅程，心裡一面想道：「當集體的利益將遭受到危害的時候，唯有緊密的團結在一起才能擊退一切威脅；倘若在危險的時刻，只顧保全自己，不管他人，結果就和這個樵夫的下場一樣！」

(十八) 活着的意義

當燕子飛赴大漢山的途中，忽然看見一條蝗虫，牠拼命地飛去追殺這條蝗虫的時候，被一隻蒼鷹瞧見了。這隻蒼鷹便飛隨在燕子的後面，待燕子喫罷了蝗虫便向燕子說道：「看你這麼忙忙碌碌的工作，結果能夠得到些什麼呢？名譽麼？沒有！效果麼？僅夠一口！」蒼鷹又自我吹噓的說：「可是，我呢？當我一展開颯颯發响的翅膀飛翔在天空中的時候，地面上的一切飛禽走獸，莫不紛紛迴避一方，表示敬意，像我這樣的威風，像我這樣的好名譽，活着才有意義呀！」

燕子回答道：「我的工作不是爲了名譽和飽食，我只知道能夠每時每刻誠誠懇懇、老老實實地爲人民服務，這便是我活着的意義。——這種意義跟你活着的意義是有所區別的。」

(十九) 狐狸和狼的合夥

「群鳥大會」將在明日召開了，燕子預算將在明日可以飛到目的地——大漢山的時候，一路上碰到了從四面八方飛來參加大會的各類鳥兒，大家都興高采烈地振翅飛奔赴大會。

在一處密林裡，燕子銳利的眼睛望見一群狼和一群狐狸在哪裏鬼鬼祟祟，似乎在開什麼「秘密會議」。燕子爲了想知道牠們到底要幹些什麼壞勾當，便靜悄悄地飛去，狐狸和狼沒有注意到燕子。

「我們從草叢中突擊，你們從山脚處包抄過來

，那麼，即使山羊群如何衆多，山羊角如何堅利，也將敗下陣來。那個時候，獵獲物均分——我們這個建議怎麼樣！』狼群提出牠們的陰謀詭計。

狐狸馬上贊成說：『這襲擊的策略極佳，不過狼兄們，你們要一言爲定，獵獲物一定要均分！』

狼群一齊連聲說：『那當然，放心，狐弟們，我們豺狼向來講信義，你們不可存有半點疑慮才對！』

於是一場密秘勾當便這樣達致協議了。

隨即，狐狸和狼各自跑回去牠們欲進攻的陣地。燕子棲息在樹上，朝山腳下的草地上望去，果然有一大群的山羊正在哪裡喫草。

一剎那間，狼群從叢草中奔跑出來，猛烈地襲擊羊群，於是一場戰鬥便這樣展開了。

山羊群不甘示弱，也爲了保衛生存的權利，擊退侵犯者，每隻山羊都決心和豺狼作殊死的決鬥。這時刻，這個草地上黃沙滾滾，沙塵沖天，羊的羊（口旁）聲和狼的嗥聲混雜起來，喧鬧邇遐，戰得天翻地覆，你死我活，雙方傷亡慘重。

不久，匿藏在山腳邊叢草中的狐狸，瞧見山羊群愈戰愈弱，才飛奔出來，加入戰鬥。不一會兒，山羊群抵擋不住狼和狐狸的聯合攻擊，便紛紛撤退下來，逃之夭夭。

這時候，草地上雙方的死屍遍地，雖然山羊被狼咬斃很多，但狼被山羊的角觸死也不少；然而狐狸連一隻也沒有損失。於是牠們統計了所獵獲的山羊，大家正要分贓的時候，一隻狼憤憤地說：『我們狼群死傷慘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應該分得大部份才合理。』

『你們要背信棄約！雙方已經議定獵獲物均分，現在你們想變卦？』狐狸也氣忿忿地說道：

『你們才是不遵守協約！當我們將要打敗山羊群的時候，你們才敢出來，可是我們的同伴已經犧牲了不少生命；反觀你們呢？待山羊群要戰敗的時候，你們才跑出來，現在却想坐收我們的戰果，這難道是合理嗎？』另一隻狼張開了血口，指責狐狸群。

狐狸向來狡猾多端，當然也不示弱，說道：『我們所定的協約，只是負責包抄的任務，現在，我們加入戰鬥，合力打敗羊群，照理我們應該多得一份，才算合理！』

『放屁！如果你們再放肆，我們將所有的獵獲物佔爲己有也不爲過！』其中一隻狼大聲嗥叫起來

『你們敢這樣做，難道你們以爲我們牙齒不利嗎？！』狐狸發出挑戰的說。

『這麼說，你們想以逸待勞，以爲我們的狼牙都鈍了嗎？！』狼群說罷，便齊奔撲擊狐狸；狐狸早有準備，雙方便展開了一場比剛才狼和山羊還要激烈和殘酷的戰鬥。

這場大戰，塵沙滾滾沖天，把太陽的光線都遮蓋了，一時只聽得狼嗥狐叫，附近周圍的飛禽走獸，聞之莫不逃避一空。只有燕子一生經歷過幾個大場面，心裡纔不致於過份的驚慌和慄抖，牠棲息在一棵茂密的樹林裡，觀看狐狼雙方的殘殺。

這個時候，天空出現了一群數以千計的兀鷹聚集而來，盤旋飛翔，並不絕地發出怪叫聲，等待吃死屍。

不久，草地上的戰鬥聲越來越平靜下來；由於狼和狐狸戰鬥的結果，雙方死傷慘重，不死的，也傷重不能走動，倒臥在地上呼痛呻吟。天空中的，兀鷹都飛落下來，搶吃死屍，不久，連受傷的狐狸和狼，也被牠們撕殺喫光了。

太陽將西下了，兀鷹都飽餐滿腹，得意洋洋地回巢去。在草地上，燕子所能望見的，祇是一堆一堆的骨骸和血跡。

『原來狼和狐狸的勾當都是爲了私己，牠們的所謂團結合作只是暫時的，互相利用的；一旦彼此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什麼友誼啦，什麼協議啦……都將拋置於腦後，必然的結果，便是互相勾心斗角，接着互相攻伐，最後一起滅亡。』看了這驚心動魄的情景之後，燕子領悟了這樣的一個道理。

（二十）羣鳥大會

大漢山，高達七千一百八十六尺，爲祖國最高的山峯。

這一天，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各類鳥兒，成群結隊的或個別的；都興高彩烈地飛聚在大漢山的山頂上，參加「羣鳥大會」。

燕子一飛到山頂上，看到這麼衆多的鳥兒聚集在一起，心花怒放，喜悅非常。在那裡，孔雀正在開屏起舞，顯示了牠那具有眼斑的羽毛，美麗異常，吸引了無數的鳥兒在稱心欣賞。在那邊的一棵矮樹枝上，有「歌唱之王」見稱的夜鶯，正在提高牠的嗓子唱出了清脆的鳴聲，令圍聚在牠周圍的鳥兒聽得悅耳陶醉。再看看那兒，織布鳥正在表演牠的造巢技能，牠那精巧的本事博得圍觀的鳥兒稱牠爲「優秀的勞動能手」。再瞧瞧另一個角落，一群從南中國海飛來的的海燕正在表演牠們跟暴風雨作戰的情形，表現了牠們英勇無畏的戰鬥精神，使在圍觀中體格壯大的老鷹和一向安份守己的鶴都刮目以視，自感慚愧。……燕子在整個山頂上的每個角

落飛來掠去，欣賞和學習了各類鳥兒所表演的特長與技能。

不久，司儀鸚鵡飛上一棵作為大會台的大樹上宣佈「群鳥大會」正式開始。這個時候，整個山頂上的鳥兒莫不歡呼喝彩，翅膀的拍動聲雷動，表示熱烈的歡迎大會的召開。接着，鸚鵡又宣佈了大會的議程：

一，選舉大會主席；

二，討論鳥類團結的意義和如何團結。

繼之，衆鳥兒議論紛紛，推舉誰擔任大會主席呢？一隻氣概威武的大蒼鷹，牠認為自己是鳥類中身體最大的一個，早把自己當爲「萬鳥之王」了，於是牠便站起來，提高嗓子大聲的自我推荐說：

『諸位！諸位！除了我，還有誰適宜擔任大會主席呢？大家都有雪亮的眼光看到我是鳥類中最大的一個，既使不憑這點吧，我是有能力來保護弱小和善良的小鳥們！』說到這裡，大蒼鷹更高聲大喊道：『請大家選我爲大會主席！我是唯一有能力、仁善和維護公正的領袖！』

『我全力支持！支持具有風度的大蒼鷹！』當大蒼鷹說罷，尚未坐下來的時候，一隻貓頭鷹振翼地飛高起來，大喊支持大蒼鷹擔任大會主席，唯恐別人不知道。

衆鳥兒看了很不愉快，高聲大叫地斥責說：『你要支持儘管支持好了，站起來說就可以，何必飛起來呢？真是不守開會秩序！』

『我也支持大蒼鷹擔任大會主席！而且一百巴仙支持！』當貓頭鷹羞愧滿面的坐下來的時候，另一隻蝙蝠一面高聲嘶叫，另一面牠的盲眼又向大蒼鷹獻媚。

燕子再也忍不住了，站起來說道：『我堅決反對大蒼鷹擔任大會主席！是的，誰都不會否認大蒼鷹是鳥類中身體最大的一個，但是最重要的，我們是要選出具有正確觀點，熱愛真理和敢於鬥爭，敢於勝利者；而不是選那些口說大話，暗地裡却幹些傷天害理的事。誰不知道大蒼鷹專門撕殺小鳥，真是罪惡滿貫，現在却來大談什麼「仁善」、什麼「維護公正」。總之，我堅決反對大蒼鷹擔任大會主席！』

大蒼鷹和牠的阿諛拍馬者都沉默寡言，不敢再發言。接着一隻啄木鳥站起來說：『我完全支持燕子的說話，大家都能夠親身體驗到，當我們一看見蒼鷹的出現時，都唯恐逃避不了，還希望牠來保護我們嗎？』啄木鳥稍停了一會，便建議說：『我提議海燕來擔任我們的大會主席！誰都懂得，唯有像海燕那般英勇，和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才能夠領導我們！』

整個會場，發出一片歡呼聲，表示歡迎海燕擔任大會主席。只有大蒼鷹和牠的獻媚者噤若寒蟬，不敢出聲。

海燕在義不容辭底下，便擔任此次的大會主席了。

繼之，便按照大會議程，進行討論鳥類的團結以及團結的意義。

一隻喜鵲首先發言說：『是的，我們所有善良的鳥兒，不分種類，都希望團結，互助友愛。但是這裡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各類鳥兒團結起來，是爲了誰而服務呢？這個問題，希望大家討論後，能夠得到一個結論。』

『這確是一個我們切身的大問題，值得我們慎重和深入的討論。』一隻布穀鳥站起來發言說：『大家知道，經常撕殺我們的兇手敗類，希望我們聚集在一起，方便牠們的獵殺，捕鳥的人也希望我們成群結隊，纔方便牠們用計，然後一網捕盡。然而，我們要團結，到底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我！爲了我！』突然間，天空中發出了一陣巨聲的喊叫，接着一隻巨大無比的吸血蝙蝠掠飛過來，馬上把牠那大無邊的翅膀，把整個大漢山的山頂完完全全的封蓋住起來，大家驚慌萬狀，不知如何是好。接着，牠們又聽見這隻大吸血蝙蝠的猙獰又可怖的狂笑聲：

『嘿哈哈！……嘿哈哈！……聽着！我翅膀底下的各類子民，我坦白的告訴你們，我是從西方飛來的，已經在這裡活了幾百年。在這悠長的日子裡，我的策略是圓滑的，高明的。有時候，我希望你們四分五裂；有時候，我也希望你們集合一起，正如你們現在這樣。聚集在一起，方便我的圍獵，然後，我才能夠安心地、輕易地吸你們的血，喫你們的肉，啃你們的骨！……嘿哈哈……』

這個時候，大蒼鷹和牠的阿諛拍馬者趁機和這隻大吸血蝙蝠串通和勾結起來。一方面牠們進行屠殺同類，一方面監視鳥兒的逃走。

所有的鳥兒處在此種惡劣的情況底下，有的惶惶恐恐、懼怕災禍臨頭；有的抱着明哲保身，認爲牠們不會犯大蝙蝠，當然大蝙蝠也不會犯牠們；有的畏服於大蝙蝠，便和牠一齊反過來壓迫自己的同類，有的……惡劣的、困難的環境，考驗着每一隻鳥兒的本質。

在另一隅，燕子、啄木鳥、鴿子和海燕等正在進行秘密協商，討論如何拯救全體的兄弟姐妹。談論了許久，尚未找出一個辦法來。

驀然，燕子說道：「我小時候，我們的窩是築在一間學校的屋簷下，曾經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教師在教他的學生的時候，提到「鑽木取火」的故事，並且還教導他的學生們如何鑽法。這種取火的方法，在我的記憶猶新，不妨試一試。如果有了火，是消滅這隻吸血者的唯一有力的武器。」

大家都非常贊成燕子的這一建議，便趁着大蒼鷹和牠的爪牙們不注意的當兒，偷偷地找了一大塊木和石塊，開始仿倣古代人類取火的方法。另一方面，有的鳥兒却啣着些枯枝殘葉，堆聚起來。

果然，在衆鳥兒拚命的鑽木底下，起初發出火星，接着燃起了火焰，然後，牠們把火種接到堆聚如小山的枯乾的枝葉，不一會，熊熊的火光燃燒起來，馬上燒着吸血蝙蝠的翅膀，牠痛叫起來，不顧一切，趕忙振翼飛向大海，想藉着海水把身上的火撲滅。然而，當吸血蝙蝠一飛走，太陽的光輝隨即再照耀着整個大漢山的山頂上，千萬隻的鳥兒興高采然，歡呼喝彩，互相慶賀。接着，有幾隻海燕飛來報告說：吸血蝙蝠尚未飛下大海的時候，已經被火所燒燬，墜入南中國海去了。

聽了這個轟動的消息，所有的鳥兒更是歡天喜地，引吭高唱，接着有的說：要清算那些幫兇！——大蒼鷹以及牠的獻媚者，大家便憤怒非常地去尋找，終於發現牠們顫抖地躲藏在一處草叢中，這時候，千千萬萬的鳥兒再不容情，堅決地把牠們啄死，撕殺了。

災難的日子過去了，歡樂的日子終於來臨。在大漢山的山頂上，千萬隻的鳥兒經過了這次的遭遇後，表現了更團結，更友愛，更從這次的事件中，吸取了可貴的教訓，認清了各類鳥兒所團結起來的力量，絕對不是爲了鳥類中的敗類者和壓迫者，更不是爲了吮吸牠們的血者而服務的；恰恰相反，牠們所團結起來的力量，而是爲了全體鳥兒本身的利益，更爲了爭取一個和平、自由和平等的生活環境。

大漢山的「群鳥大會」終於在熱烈的鼓翼聲中，勝利地閉會了。於是，大家互相道別，互相擁抱，便各自依依不捨地振翼歸去。

此次，燕子前來參加大會，一路上不怕旅途遙遠和千辛萬苦，見了無數的新鮮事物，也經歷了許多不平凡的事情。牠將繼續在歸途中，飛遍祖國的每一個角落去，增廣見聞，吸取更多的生活經驗，以期將來把自己平凡的一生繼續獻給有意義的工作！

(下)



拙劣的「絕招」

· 白 北 ·

奴才們聽到別人稱讚他們的主子的敵人時，總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也就常常乘機回敬幾回，咬人幾口以出氣。但是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咬的，于是有的奴才就怒目而視，有的却是汪汪叫，向人狂吠，算是洩洩心頭之恨。

這奴才群中有一很流行的「絕招」，也是走投無路時的拿手把戲；很多人都爲他們這突如其來的一招楞住。奴才們是很滿于現實的，因爲他們的主子都是要保持現狀的大老爺，所以當人們不滿于現狀，在奴才們面前「不知趣的」發一些牢騷時，他們當然是萬二分的不高興，又無法反駁，只好說：「你既然不滿于現實，那去自殺好了！」人們不滿于現實，而現實又偏偏是這樣，人們似乎是應該去自殺的。不過，在未行動前想一想，我們自殺了倒是便宜了奴才們以及他們的主子們，因爲他們至少是少掉了一個眼中釘。還有，由于不滿于現狀，我們都有舉手毀滅現狀，以便再建設新事物的傾向，這對奴才主子們就是要他們的命，那還了得！所以如果我們自殺，那就等于替他們除掉了一個對手，替自己消滅了一個戰友，這「絕招」實在是很陰毒的。所以，爲了使奴才以及他們的主子們不舒服，不能安寧，我們就偏偏不自殺，更要喋喋不休的囁嚅着，弄得他們心神不安，必要時有機會時或時機成熟時不妨給他們一些打擊，改變一下醜惡的現狀。

再舉一個例吧：中國近年來的建設是很使人驚嘆的。但是奴才及其主子們之流既無能，對這些事實又很不服氣。另一方面，這些事實可以好像病菌一般，由一傳到百，弄到他們的愚蠢和無能都暴露出來，致使到大家對他們不滿起來，于是他們的交椅也要搖擺不定了。所以，人家讚嘆，他們就頭痛；聽到人家在比較這邊和那邊，他們無言以對，只好搬出「絕招」來：「那邊既然這樣好，你就回到那邊去吧！」人有生存的基本權利，一個出生在某一地方的人有留在那地方的基本權利，什麼人都無法推翻他的這種權利的。奴才們雖然有主子作靠山，但這樣的下逐「客」令也未免太天真了，不知他本什麼東西來這樣做？但我們是知道奴才之流的陰謀的；即除掉眼中釘，鞏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我們是偏偏要留下來，偏偏要讚嘆，使他們不舒服，使他們坐立不安，使他們的夢作了也不安寧。

你不舒服，我就會很舒服；你坐立不安，我們就坐立得安。你要我走，沒有那麼容易，就是這樣，看你奈我何？要不然，你自己請便吧，「回到我光榮的希臘，回到我繁華的唐朝」都無所謂；可惜現在的希臘已不大「光榮」了，而唐朝的「繁華」已經在九百年前腐爛了。看起來是「走投無路」了！



讀者來信

編輯先生：

我是一位文化低微的勞動工人，請諒我不能寫那長篇大論的文章向你們鼓舞贊揚，因為我是一個海員，雖然世界各地我都走遍，但所看到之書報，大多數都是毒草，是不堪入目的。

因為我是勞動階級，也是什麼藤長出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些什麼話，當然是要尋求為我們工人而寫的好書，才能幫助我們走向正確立場的方向的。

本月七日，我所工做的船已抵達新加坡了，為了要尋求我需要的好書報，差不多走遍了整個星、馬，都不能得到我理想的書報，但我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地，在書局，找到一本光輝的十九期的「浪花」，一讀之下，才能使我非常滿意。

你們處於帝修，惡劣之流治下，滿地牛，鬼，蛇，神之陰渠裡，敢把光輝太陽照耀着這個黑暗之大地，那種敢講敢幹敢把皇帝拉下馬之精神，是令我振奮的。

一切毒草，牛鬼蛇神，把它統統埋掉吧，一間「浪花」倒下去，千萬間「浪花」站起來的，有廣大群眾支持你們，銅牆鐵壁是任何惡勢力都打不破的，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只要能想到廣大人民正在受苦，死也比泰山還重。

祝你們光輝著作照遍全世界，照亮了全世界人民的心，並祝健康。

香港中國海員張忠光敬上

編輯先生：

今天接到了第20期「浪花」。因為裡邊的文章使我興奮，一口氣讀到了第17頁，不期然而然地，又看見了文章末尾的那枚「版頭」，胸口頓感不適，好像有一股酸氣沁入了肺腑。

從第15期起，幾乎每期都用到這枚「版頭」。每次我看見了，都覺得反感，都想去信請編者叫排版的手民別再用它，但小資產階級「得過且過」的惡習却一次又一次地毀了我行動的決心。今天讀了這許多篇文字，見到大家都這麼熱心地為「浪花」的進步而提出批評和建議。於是馬上提起筆來，把我對這枚「版頭」的一點意見提出來。

「版頭」圖中的那本書未免寂寞了，它悄悄地躺在那陰暗的地上，「身」邊沒有「人」，只有颯颯的落葉。遠處的飛鳥，看牠們飛行的樣子，似乎是歸巢的倦鳥。後面的那兩只黑點，恐怕不是代表隨處遺漏的鳥糞，或者孤雲、殘霞之類的東西，而是代表所謂「發自虛無」的天籟吧。

這樣的插圖，對於讀者實在沒有甚麼好處。充其量不過像所謂「悲哀的甜味」吧了。

以上所述，不知編者與讀者們以為是否。如果是，則請早些除掉它；如果認為並不盡然，那麼，恐怕是我的心靈已經被頹廢文化腐蝕了，而在那裡「觸景生情」了。

文章就寫到這裡，因為是「小題」，所以不願「大作」。

· 銑 匠 ·

編輯先生：

在馬華文藝正處於低潮的時期，「浪花」以最堅定的立場，最平穩的步伐，高舉着新現實主義的大旗，號召所有的同路人團結鬥爭，這是令人振奮的。

春雷戰鼓動地來，文藝紅花遍地開，這豪壯的氣勢，昂揚的斗志，恰如其分的表現了「浪花」的氣概，和勃勃雄心，我衷心祝賀「浪花」的成就。

在今天，我國文壇上，仍然存在着招搖撞騙的牛鬼蛇神，軟骨文人，和御定的「作家」，文藝成了幫閒獻身的敲門磚。而一部份寫作者，又沒有認清文藝的任務，他們經常在報章的文藝副刊上，發表頹廢的，無病呻吟的，吟風弄月的，打情罵俏的，拖着黃色的，灰色的尾巴的，賣笑文藝，副刊儘成了，「賣笑」，「販毒」的「娼寮」。更其可惡的是某些軟骨文人，嘻皮笑臉，低三下四，厚顏無恥地，以肉麻當有趣的調情小品文，盜用了什文的名字而堂皇的招搖過市，掩飾他們無恥的文字遊戲，公開地做着文藝的自贖，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浪花」在文藝理論上，思想修養上，給當前的馬華文藝寫作者提供了最迫切需要的知識。要造意識形態的功夫，要形成一種輿論的力量，「浪花」今後仍然要扮演着這重要的角色，肩負這沉重的使命。

在創作上「浪花」過去的表現是不能令人滿意。那些概念化的口號，除了令人振奮一下子之外，是不能給我們什麼的。當然，「浪花」還很年輕，幼稚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浪花」必將成長，有朝一日，「浪花」將掀起滔天巨浪，洗滌這污穢的文壇，橫掃那些牛鬼蛇神。

活在這個動盪的大時代里，如果我們不認清是非，如果我們不武裝自己，我們就會失落在反動的迷魂陣里，被腐蝕，被同化。

社會是在不停的向前發展，文藝是一面旗子，它將引領廣大的群眾走向更幸福的生活，去爭取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文藝寫作者，必須把握着當前社會的每一個變動，號召戰鬥，向頹廢的，墮落的，霉爛的舊社會事物，進行永不妥協的英雄戰鬥。

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我們要將來有意義，首先就要使現在有意義。我們記取魯迅的一句話：「世界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應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堅定我們必勝的信心，勇敢地，也是謹慎地跨開脚步，大踏步迎向前去！迎向太陽，迎向幸福！

· 金 戈 ·

讓我們替你打主意

提供公共關係服務的新門徑
應用新主意忠誠為公眾服務

我們精通下列公共關係服務：

- (一) 新聞報導、通訊、特寫。
- (二) 撰寫報告書，備忘錄，計劃書等。
- (三) 起草章程、合同，協約，規則等。
- (四) 準備和整理資料。
- (五) 編印雜誌，報紙，定期刊物，特刊等。
- (六) 研究，調查，策劃等工作。
- (七) 印刷品，宣傳，廣告，設計。
- (八) 廣播，電視和電影劇本。
- (九) 拍攝紀錄影片，幻燈。
- (十) 翻譯——華巫英印四種語文。

..... 語文供應社

吉隆坡茨廠街門牌一六二號

電話：22465 & 88207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合 衆 印 務 局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NO. 21090

印 刷 精 美 * 定 價 公 平

With the Best Compliments

of

堅 申 印 務 公 司

JENSON PRESS

Office

ROOM 301, 2nd FLOOR, EAST ASIA BLDG.,

17, KLYNE STREET, KUALA LUMPUR.

TELEPHONE: 82639

Factory

No. 58, JALAN TERTAMA, 5th MILE OFF KLANG ROAD,

TAMAN LEE YAN LIAN, KUALA LUMPUR.